今文尚書經說考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三十

侯官陳喬樅學

周書三十九

文侯之命第九十九

今文尚書二十七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

史記晉世家曰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愼明德○集解曰賈逵曰王子虎周大夫也○馬融曰義和能以義和諸侯也

案晉世家晉文公重耳獻楚俘於王王命晉侯爲伯

載此篇文索隱曰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事今此乃襄王命文公重耳代數懸隔學者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為蓋天子命晉同此一詞尤非也今攷書敘平王錫晉文侯釋文云馬本無平字書文義和馬云能以義和諸侯則馬融解此篇其說與史記同矣劉向新序善謀篇亦云周襄王錫晉文公弓矢秬鬯以為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是漢儒相傳有此說蓋皆今文家言也

又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義讀為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是鄭注古文尚書以此篇為命文侯仇

也攷晉世家載穆侯生太子仇是爲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周本紀載諸侯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遷於雒邑皆不載錫文侯命事秦本紀載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是平王時納王者乃秦襄公晉鄭雖同諸侯勤王而錫命文侯之事史傳未有明文惟國語鄭語有晉文侯于是乎定天子之文又呂氏春秋疑似篇云平王東徙晉文勞王勞而賜地高誘注曰平王幽王

之太子宜臼東徙雒邑今河南縣也晉文侯仇穆侯之子案賜地之事不見史記晉世家疑卽因襄王賜文公河內陽樊之地而誤以爲平王鄭語所云晉文侯定天子卽史記所言諸侯卽申侯共立平王事是時晉鄭俱在故左傳亦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左傳敘晉文公獻俘於周襄王錫命之事曰用平禮也杜預注以爲平王享晉文仇之禮或卽用鄭康成尚書注爲說耳然則馬融注古文尚書而用今文家說與史記同者蓋非無據也又此經下文云造天丕愆殄資澤於下民侵戎我國家純正義引王肅云遭天之

大徵謂幽王爲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
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是王肅亦以此
篇爲平王錫文侯命王好與鄭立異此篇則同於鄭
而不從馬融之誼抑獨何歟
昭登于上敷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
晉世家曰昭登于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
武○集解曰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
班固典引曰昭登之績○蔡邕注云尚書曰昭登于上
案此今文尚書也段玉裁曰凡古文作升凡今文作
登如升鼎耳而雊史記漢書皆作登鼎耳是也鄭注

喪服篇云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今之禮皆以登爲升此句當作以升爲登謂用升字代登字俗誤已行久矣然則二字古通用也洪景伯隸續載皇祐癸巳洛陽蘇望氏所刻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玉裁按中有大誥呂刑文侯之命遺字謂皆左氏者誤也其十九行二十行二十一行二十二行多文侯之命也邵昭連文以邵爲昭之古文也汗簡卪部曰邵昭字見石經然則作汗簡者曾見三體石經而三體石經以邵爲昭於古假借必有據喬樅按僞孔本尚書文武作文王據上文言不顯文武下文又言肇刑文武則此亦當兼言

文武方合僞孔本不及武王非也

鋪閎在下

班固典引曰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閎遺策在下之訓

匪漢不宏

案段玉裁云今文尚書作登鋪古文尚書作升敷鋪閎即敷閎也書以文武爲上今王爲下班以堯爲上漢爲下此今文尚書說也與宏爲韻厥道下屬李善絕句誤也喬樅謂段說是也晉世家作布聞在下布即鋪之詁訓字敷亦布也馬融說以上謂天下謂人誼與今文家異

亦維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漢書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案師古谷永傳注云周書君牙之辭也段玉裁曰僞古文君牙永所不見正引文侯之命耳僞君牙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俗本王作正小顏記憶之誤使學者疑之不可不正喬樅攷三國志注引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鄭元曰先正先臣謂卿大夫也是先正指臣言鄭義與谷永同

於戲閔予小子嗣遭天丕愆殄資澤於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

漢書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曰書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〇文穎曰此尚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言我周家用事者無能有耆老賢者使國之危亡罪咎在其用事者也

案此今文尚書也隸古定本克作或咎在厥躬作俊在厥服與今文尚書異段玉裁曰按文穎注言耆老賢者疑漢書耆壽下咎在上本有俊字喬樅謂段說是也隸古定本脫去咎字漢書谷永傳引脫去俊字

僞孔傳云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解與文頡合是古文今文竝同宜據文頡注補俊字爲允又案書正義引王肅注解造天丕毖云遭天之大毖段氏玉裁以爲此必今文尚書作遭故用以注古文也於大誥呂刑知之

予則罔克曰維祖維父其伊恤朕躬於戲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晉世家曰恤朕躬繼予一人永其在位

案此史記隱括文侯之命詞也爾雅釋詁績繼也是繼予一人卽績予一人之詁訓

父義和女克昭乃顯祖女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於前文人女多修敤我于艱若女予嘉

說文攴部曰敤止也从攴旱聲周書曰敤我於艱

案僞孔本尚書敤字作扞攷說文手部云扞忮也非此書之誼莊子釋文引說文扞抵也抵誼與止近疑今本說文忮字乃抵之誤耳段玉裁曰敤扞古今字衆經音義引說文捍止也又引說文捍止也蓋謂捍扞皆卽敤之別體

三國魏志引獻帝詔曰捍朕於艱難獲保宗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甯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

一彤矢百旅弓矢千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晉世家曰天子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千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於是晉文公稱伯○集解曰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旅弓黑也秬黑黍鬯香酒也卣器名稽首首至地

案隸古定本作玈弓一旅矢百馬四匹據史記言賜大輅輅駕四馬則馬四匹者卹大輅之服也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賜晉文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與晉世家此文合則作旅弓一旅矢百者非也禮記

曲禮正義引含文嘉曰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絑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戉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勞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絑戶以明其別勇猛動疾執誼堅彊賜以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戉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誼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慈孝父母賜以秬鬯以歸祭祀此賜大略是一曰車馬也虎賁三

千人是六曰虎賁也彤弓矢旅弓矢是八曰弓矢也

秬鬯一卣珪瓚是九曰秬鬯也蓋九賜之中有其四

焉詩小雅彤弓序云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文四

年甯俞言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賜之彤弓一彤

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文公此時獻楚俘於王是

敵愾獻功之事毛詩左傳所云與此篇誼正合也

尙書大傳略說曰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弓矢再命

以虎賁三百人三命秬鬯諸侯三命者皆受天子之樂

以祀其宗廟

說文貝部曰賚賜也从貝來聲周書曰賚尒秬鬯

案尒爾古今字說文手部引攷工記挈爾亦作挈尒
又邑部曰𨜒或从禾作秬是秬乃𨜒之或體古文尙
書當是作𨜒字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曰爵恤爾衆時亮庶功用修爾顯德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三十一

侯官陳喬樅學

周書四十

秦誓第一百

今文尚書二十八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余誓告女羣言之首

史記秦本紀曰繆公益復孟明等使將兵伐晉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〇正義曰鄗音郊左傳作郊

白虎通號篇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何諸侯有會聚之事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心俱欲尊其君父故令得稱其君爲公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

案此今文尚書說秦誓篇首之義以是篇例之則秦誓之稱公可推而知也

中論修本篇曰人之過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員來維古之謀人

則曰未就予惎維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後漢書傅毅傳迪志詩曰日月逾邁豈云旋復

說文心部曰惎毒也从心其聲周書曰來就惎惎

家隸古定本尚書作未就予忌王鳴盛曰說文所引

今周書無此文詳者之秦誓未就予忌當即是也定

四年左傳惎閒王室釋文惎音忌杜預注云惎毒也

據疏引賈逵亦云然與說文合來與未形相似惎與

忌聲相亂而誤也江聲曰惎惎毒也誠古事以爲謀

者則謂來就惎毒敗我事也惟就今日之近利以爲

謀者且將以爲親我而聽之悔前日違蹇叔而從杞

子也段玉裁曰按某字當是未字之誤惎惎之上當脫亍字而下惎字之下當有脫文如圛升雲半有半無塱疾惡也真癈織羨所也皆引書而釋之與其字之本義不必合敫惎字在左氏傳有訓毒者如惎間王室惎澆能戒之是也有訓教者如惎之脫扃西京賦天啟其心人惎之謀是也教之訓則惎與諆同毒之訓則惎與忌略同說文蓋當作周書曰未就亍惎惎教也而誤脫歟惎忌同部同音壁中作惎說古文者讀為諆忌蓋諆之省借未必如孔訓也喬樅謂江說於誼亦通而段說尤近理今故存江說以廣異義

而於經文則定從段說云

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無所愆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

秦本紀曰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張守節正義曰番番當作皤皤白頭貌

案史記隱栝秦誓之文云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是以番番屬之黃髮為老人狀貌故番字當為皤之消借說文白部云皤老人貌也从白番聲是其誼也偽

孔傳訓爲勇武番番之良士非是

新序雜事五書曰黃髮之人則無所愆

案隸古定本尚書無作罔字異誼同漢書羣賢傳師古注云秦誓曰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李尋傳注引作則罔所諐愆作諐者唐初本從籀文也段玉裁曰困學紀聞載周益公云唐賦多用員來讀秦誓正義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益公猶未悟今本云字系衞包所改作正義時經文作員唐人自依經用員來字師古羣賢傳注引雖則員然正作員字說之曰員與云同師古時未經衞包改也詩商頌

㬎員維河箋曰員古文云云此謂古文以員字爲云字淺人改之曰古文作云似有一本古文毛詩作㬎云維河失之千里矣

後漢書王梁傳建武七年詔曰旅力既愆

三國魏志管甯傳注引明帝詔曰以秦穆之賢猶思詢於黃髮

三國志秦宓傳宓薦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故書美黃髮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漢書李尋傳曰秦穆公任仡仡之勇

說文人部曰仡仡勇壯也从人乞聲周書曰仡仡勇夫

案尚書釋文云仡仡馬本作訖訖云無所省錄之貌與李彝許慎所引文異誼異李彝治小夏侯尚書見漢書儒林傳許引周書同作仡仡與李彝合是皆據今文尚書也馬融古文本作訖訖則其訓誼亦用古文家說故與李許不同

維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我兄多有之昧昧我思之若有一介臣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能有容

公羊文十二年傳曰何賢乎秦繆公以為能變也其為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

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何休注曰諓諓淺薄之貌諞猶撰也俾使也易怠猶輕惰也一介猶一槩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休休美大貌能有容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秦繆公自傷前不能用百里奚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遂覇西戎

漢書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維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

諓諓善竫言

劉向九歎曰讒人諓諓孰可愬兮〇王逸注曰諓諓讒言貌尚書曰諓諓竫言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戔戔善諞言釋文云戔才節反馬云戔戔辭語截削省要也諞音辨徐敷連反又甫淺反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指明大辯佞之人攷說文言部云諞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戔戔善諞言論語曰友諞佞此所引據古文尚書也又戈部云戔賊也从二戈周書曰戔戔巧言此所引據今文尚書也戔卽諓字之渻借說文於書雖從孔氏古文間亦兼取伏生今文以各存其是故兩引之如此國語

越語范蠡謂吳人諓諓賈逵注云諓諓巧言也逵以
大夏侯尚書教授見後漢書本傳是說文所引戔戔
巧言當爲大夏侯尚書之解詁然則公羊傳所偁諓
諓善竫言者乃伏生今文之尚書也王逸楚詞章句
引尚書作諓諓靖言靖卽竫也許爲賈侍中門人說
文戔下卽偁其師說以釋尚書故與賈注國語合公
羊傳箸於竹帛時古文尚書未出孔壁惟有伏生今
文之學段氏玉裁云戔與戩平入雙聲說文無諓字
蓋治經者加言旁於戔耳戔戔何氏淺薄之訓近是
周易束帛戔戔子夏傳作殘殘是戔殘同也先儒多

言公羊子夏弟子受經於子夏而其所傳尚書則與伏生今文合漢人多習今文故引諓諓竫言戔與諓靖與竫古同音通用喬樅謂馬本諞言作偏言者偏卽便也故說文引古文尚書以諞爲便巧之言論語友諞佞今本作便佞是諞與便通之證莊子人間世篇巧言偏辭釋文引崔譔本作諞音辯是諞與偏通之證毛詩東門有踐家室韓詩作靖藝文類聚引韓詩作諍諍是諓與竫靖通之證

漢書息夫躬傳曰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

案段玉裁云註誤二字無理當是諓諓二字之誤也息夫用今文尚書說文引周書曰戔戔句絕下當云戔戔巧言也如引商書曰圛下文云圛者升雲半有半無後人轉寫脫去複出之戔戔併也字非巧言爲諍言之駁文也圛訓回行商書之圛則訓升雲半有半無戔訓賊也周書之戔戔則訓巧言文法正等古經之字不盡同本義蓋假借在其中矣

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

案此與公羊傳合皆用今文尚書秦誓語也僞孔本怠作辭王鳴盛曰說文辭字籀文作辝从台因傳寫

遂誤爲辭據何休公羊注云易怠猶輕惰也僞傳乃云使君子回心易辭非也

又案隸古定本尚書我皇多有之公羊傳引作而况乎我多有之皇况古今文之異段玉裁曰石經今文尚書無皇曰今日耽樂作無兄曰則皇自敬德作則兄曰兄卽今况字與此我皇多有之作况乎我多有之合然則作皇者古文作況者今文也徐彥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然則此傳成於伏生書已出之後戴宏

之言可信非公羊高成之也尚書大傳皇於聽獄乎
此假皇爲矧況字也皇與況互相假借也而況乎我
多有之猶言而何暇我多有之也僞孔傳皇訓大非
又何休注易怠猶輕惰玉裁按易怠疊字也易讀如
素問解㑊之㑊疏云易爲怠惰非是
潛夫論救邊篇曰諓諓善竫俾君子怠欲令朝廷以寇
爲小而不蚤憂害乃至此
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禮記大學篇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它技其心
休休焉其如有容焉○鄭注秦誓尚書篇名也秦穆公

伐鄭為晉所敗於殽追誓其羣臣而作此篇也斷斷誠
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
案禮記釋文云一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此所引
與尚書小異無它音他技其綺反下及注同休休尚
書傳樂善也鄭注尚書云寬容貌何休注公羊云美
大之貌王鳴盛曰說文無个字公羊傳引作介後漢
書杜詩傳云一介之才李賢注引書亦作介則作个
非也它即佗字說文它部云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
它或假借佗字作他俗字也說文人部無他字今本
大學作無他然釋文云無它音他則是陸德明所見

大學尙作它技尙書作伎釋文云本亦作技攷說文手部技巧也人部伎與也則此字當作技公羊傳引亦作技僞孔乃以此作伎而下有技仍从手非也段玉裁曰尙書釋文介馬本作介此不可通當是馬本作砎周易豫六二介于石釋文介古文作砎古文謂費氏古文易也砎卽說文之硈字石堅也爾雅硈固也馬云一砎耿介一心端愨者一心端愨正謂堅礭集韻十六怪砎硬也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是尙書一砎之誼喬樅謂段說是也介卽砎之消借易古文介作砎則書古文壁中本當亦作砎孔安

國以今文讀之定從介字焉知介即砎字故以耿介一心端愨爲訓何休公羊注以一介猶言一槩是讀介如字此古文今文之訓誼不同也他技鄭大學注云異端之技與何休公羊注合是古文今文訓誼竝同王肅以技爲技能僞孔傳以技爲技藝說皆非是能有容大學引作如有容隸古定本尚書同蓋古如字作而易用晦而明虞翻注詩垂帶而厲鄭元箋左傳見仲而何杜預注皆解作如又而讀爲能易利建侯而不甯及說苑能字皆爲而能讀曰如詩柔遠能邇鄭箋云能猶侞也廣雅侞若也則侞即如故如轉

爲能也

說文斤部曰斷截也从斤从㡭㡭古文絕重文㫁云古文斷从𠧢𠧢古文叀字周書曰㫁㫁猗無他技

案說文㫁下引周書此據古文也古文作㫁然則今文作斷從可知矣斷从古文叀故何休公羊注以斷斷爲專一也猗公羊傳引作焉王鳴盛曰焉與夷同見周禮行人注夷聲近猗故猗轉作焉也喬樅又案猗大學引作兮猗兮古亦通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

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禮記大學篇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鄭注云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已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爲彥黎衆也尚庶幾也媢妒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

案段玉裁云盤與般同大也虔元威說彥盤同音集韻二十六桓彥蒲官切大也常也是大學作寔古寔是通用同部同音也冒大學作媢古文從省假借達大學作通凡古文尚書達字今文尚書作通如禹貢顧命篇皆可證大學同於今文尚書也喬樅謂寔與是字通義同釋詁寔即訓是公羊桓六年傳云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皆其證已媢張參五經文字云經典多作冒則此字之變久矣說文辵部云通達也是可兩從雖字異而誼則同也

論衡刺孟篇尚書曰黎民尚亦有利哉安吉之利也行

仁義得安吉之利

案段玉裁云此今文尚書也子孫上屬黎民下屬斷句依此爲長正義非也

邦之阢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說文𨸏部云隉危也从𨸏从毀省徐巡以爲隉凶也賈侍中說隉法度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阢隉讀若虹蜺之蜺

又云阢石山戴土也从𨸏从兀兀亦聲

案稱徐巡者古文尚書說也稱賈侍中及班固者今文大小夏侯說也今本尚書阢作杌王鳴盛曰石山

戴士亦有危義易困上六困於葛藟於䡾䡰薛虞作
劓杌說文木部無杌字危部無䡾䡰字則此皆魏晉
以下所造俗字也攷說文出部𪌍字云槷𪌍不安也
从出臬聲易曰槷𪌍劓本劓字假借爲不安槷字見
周禮鄭注云是古文臬字又儀禮注以爲卽古文闑
字今與劓連文訓爲不安亦是假借易之槷𪌍與書
之阢隉音義竝同特倒其文故字亦異此古訓也後
人不識而改爲䡾䡰杌隉皆非也
又案段玉裁云後漢書杜林傳曰渉南徐巡始師事
衞宏後更受林學林於西州得桼書古文尚書一卷

以傳衞宏徐巡於是古文遂行陧凶也此巡之說秦誓也巡之說尚書凡兩見於許書賈侍中說陧法度也蓋亦說秦誓也侍中受古文尚書於塗惲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尚書同異集為三卷陧與臬雙聲音近遂㠯為於大書屬假借故訓為法度如其說則杌字連陧為文當是法度建立兀然之意班固史稱其學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而固曾為白虎通及離騷章句皆訓詁詳明今白虎通雖殘缺而尚存離騷章句已亡然如不變曰醕不襍曰粹田三十畝曰畹見於劉逵張載所引者猶可攷證陧訓不安許及

偽孔傳皆本之也尚書杌从木說文無此字惟手部
有抏字訓動也與詩正月毛傳合方言亦云僞謂之
抏謂船動也然則尚書杌字从木當爲从手之誤者
左氏傳檮杌許書作檮柮者與危訓無涉也許君引
周書又从自作阢許書經轉寫歲久此或因下隉字
从自而上字依寫古籍如是者多矣其原或作兀作
抏未可知也

白虎通號篇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桼穆
之霸也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三十二

侯官陳喬樅學

尚書序

今文尚書第二十九上

案尚書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正義云作敘者不敢厠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先大夫曰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是伏生壁中書有序也尚書引序各冠篇首出枚頤本古書序皆總爲一篇置卷末今所存逸周

書猶可見漢志周書七十一篇今按逸周書篇目自度訓至器服止七十篇其一篇卽卷末之序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而藝文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新論合二十九卷及逸篇十六卷除序數之藝文志併序數之者錄從其實也古文如是今文度亦宜然伏生之二十九篇併序數之也伏生本經有序無大誓大誓之合於伏生其始於歐陽氏乎漢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當時旣以大誓付博士讀說立於學官卽合入伏生書矣況歐陽經獨三十二卷今文家顧命

不分盤庚亦不異卷其三十二卷是於伏生經文及

序二十九篇外增以後出之大誓三篇明矣歐陽既

增大誓立於學官故兩夏侯亦從而增入其書特併

大誓爲一篇而除序不數故仍爲二十九篇以合伏

生篇數之舊與歐陽小異尚書正義云伏生二十九

篇而序在外蓋永嘉之亂三家尚書已亡孔穎達嘗

見漢石經拓本所云似據石經即如是要是夏侯之

本後增大誓者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故歐陽章句

仍止三十一卷詩書之序至馬鄭始爲之注毛詩篇

首正義云毛傳不訓序是漢初治經者未有爲序作

訓者也論衡佚文篇曰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漢書儒林傳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治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按之非是霸所采書序即出今文非古文也何言之孔氏古文天漢後獻遂秘於中外不得見霸但見今文有百篇之序而不見古文孔書故竊之作百兩篇以欺世如所采書序出古文是霸見孔壁之本矣甯不知孔氏古文天子自有中書可按而敢更作之而遽獻之於朝哉且霸見孔壁之本則見其中

逸書二十四篇攈拾較易乃不並取以爲百兩篇而轉取左氏傳何哉故知霸所取書序出今文也今文有序此其碻證矣正義嘗引石經其云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必見石經尙書有百篇之序故爲是言耳論衡正說篇曰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尙書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尙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

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案古文尚書既秘於中外不得見則張霸所案百篇之序其爲今文尚書序無疑也

昔在帝堯欽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
典

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
篇家也篇家者誰也孔子也

案史記五帝本紀云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
載堯以來是司馬遷明孔子刪書之意以上古荒遠
畧而不言故獨從堯典始也書正義引鄭康成云書
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與史記說
合鄭注又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舜之美事在於堯
時並見孔疏言鄭以愼徽五典以下皆敘堯老舜攝

之事篇名堯典而紀舜事故特解之喬樅謂論衡以

欽明文思以下爲孔子所言者蓋指堯典序書序實

孔子所作也據論衡則今文序聰明作欽明爲異耳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趙岐孟子注曰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案孔壁所得古文尚書於伏生外增多十六篇內本有舜典一篇至西晉時始亡東晉梅賾所上僞古文本乃割堯典愼徽以下爲舜典不知史記所載愼徽至四罪固在堯本紀中也漢書王莽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後漢書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於上帝至格於藝祖亦曰堯典皆確然可據者也舜典

序言歷試諸艱嘗別有試舜之事書疏僅引鄭注入麓伐木一語意鄭親見孔氏逸書之舜典據以爲說必不僅此一事惜孔疏采鄭注太畧今無可攷矣閻若璩曰余嘗妄意孟子書舜往於田祗載見瞽叟與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要可爲心知其意者道耳段玉裁曰按今本孟子注疏舜典誤爲堯典萬章篇中所言舜事趙岐皆在舜典及他逸篇中舜典之敘即虞舜側微云云也亡失其文謂敘存而

文則放佚也趙注孟子所引皆今文尚書古文三十四篇未曾得見則二十四篇之不得見更可知也趙氏注孟子早拟斯論惟百詩不知堯字乃舜之誤故云爾

玉篇人部儆字下書云虞舜側儆儆賤也

案段玉裁云集韵八微曰儆賤也或引虞書舜側儆

玉裁按此謂玉篇也今集韵板本譌从彳

尚書大傳曰舜生姚墟耕于歷山陶于河濱販于頓丘就時負夏漁于雷澤之中○注云歷山在河東今有舜井雷夏沇州澤今屬濟陰

又曰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拱揖於天下而天下稱仁

尙書大傳畧說曰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人也周公曰其

政也好生而惡殺○又曰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

焉周公曰古之人有冐而勾領者然鳳皇巢其樹麒麟

聚其域也○注曰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

冐覆項也勾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三皇時以冐覆

頭繞頸至黃帝則有冕也

尙書中候攷河命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

授政改朔

案宋書禮志曹魏時羣臣議改朔事高堂隆引書粤

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高堂隆所引當爲古文尚書舜典之語故曰若作粤若舜典在逸書十六篇此時尚存故隆得據而引之尚書中候所引則本今文尚書也欽翼皇象卽建皇之謂洪範所云建用皇極者是也此今文古文之不同也今文舜典亡此乃其佚句見稱於書說者耳考靈耀引放勳欽明文思晏晏是稱堯典之文與此考河命同一例也

尚書中候考河命此條見太平御覽皇王部案宋陳振孫書錄解題云修文殿御覽二百六十卷北齊尚書左僕射祖珽等纂又云太平御覽一千卷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等纂以前代修文御覽諸書參詳條次修纂或言國初古書未亡以御覽所引用書名故也其實不然特因前代諸家類書之舊耳

又曰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扁文王四乳八眉者眉如八字者也其跳者踦也扁者枯也言皆不善也○注曰其發聲也踦步足不能相過也扁言湯體半小象扁枯

孟子萬章篇舜尙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注曰尙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饗舜之所設迭爲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按孟子所言堯饗舜事當亦舜典逸篇之文也

漢書律厤志云虞帝帝系曰顓頊生窮蟬五世而至瞽叟瞽叟生帝舜處虞之嬀汭堯嬗以天下火生土故爲土德天下號曰有虞氏讓天下於禹使子商均爲諸侯即位五十載

案呂氏春秋古樂篇言帝堯立命質爲樂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爲十五弦之瑟名之曰大章以祭上帝是瞽叟在堯朝會爲陶唐氏之樂官也

孟子萬章篇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立爲天子封之有庳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
庫○趙注曰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
納貢賦與之有庳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雖不
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
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待朝貢諸侯常祀乃來也
其閒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
者實親親之恩也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
案孟子疏云案隋書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
閒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
末唐有三卷徐邈為之注焉蓋其文也喬樅考經典

釋文有尚書古文今文序錄僅載徐邈爲尚書音而

尚書逸篇爲邈所注者不錄焉則此逸篇是否孔壁

中尚書之殘缺者無以考驗之抑或張霸所作百兩

篇之佚見者未可知也

又萬章篇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

爲父不得而子也○趙注曰書尚書逸篇祗敬也載事

也夔夔齋栗敬愼戰懼貌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

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案孟子引書祗載見瞽瞍至瞽瞍亦允三句當即舜

典之文故邠卿注以書爲尚書逸篇蓋舜典本在孔

氏壁中書所多十六篇之內其書尙存秘府也僞作

古文尙書者乃入之大禹謨篇中緣彼既分堯典愼

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則此三句無所附綴故僞作大

禹謨一篇而以此三語羼入其作僞孔傳釋祇載爲

敬事即襲用趙氏孟子注語然趙讀孟子以瞽瞍亦

允四字爲句梅賾僞作則不但文異也其句讀亦異

孫志祖讀書脞錄載嚴照云據趙注足證古文大禹

謨篇之僞趙注瞽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

得而子也以若字屬下讀若是連文屬讀較順今僞

古文大禹謨刪去瞍字以允若斷句而解允若爲信

順其誼非是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别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尙書大傳虞夏傳九共篇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譽能記其語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

案尙書釋文引馬云釐賜也理也其法也攷釋詁云氵󠄀治也郭璞注云書序作汨是汨之訓爲治也此汨作等十一篇伏生所壁藏而亡佚者故僅於虞傳中載其數語蓋百篇伏生向所恒誦習玆故述其所記憶者如此孔氏所得古文則汨作九共等皆有其篇未嘗亡也王肅曰汨作九共故逸王鳴盛謂逸與亡

有別亡是全亡逸是不立學官逸在秘府汨作九共篇馬鄭所傳古文皆有之直至永嘉之亂始亡王肅尙及見之故云逸不云亡也江聲曰稾飫篇亡孔氏逸書亦未有其名篇之誼漢儒亦不得聞僞孔傳乃云稾勞也飫賜也何所據而云然耶喬樅謂馬注書序云犛賜也理也僞孔竊其義以犛謂舜理四方諸侯以賜誼當稾飫故云然段玉裁云孔傳言舜理四方諸侯則釋文云讀至方字絶句是也孔釋尙書多以四方釋方字廣雅云方大也則方字當下屬釋爲大設居方據僞孔傳稾勞也正義云左傳言犒師者

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則唐石經作槀爲是卽枯槁字也今注疏釋文版本作槀從禾非是鄭云汨作逸九共九篇逸槀飫亡鄭以有目無書者謂之亡有書而不立學官者謂之逸分别固甚明矣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棄稷

揚子法言孝至篇曰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

忠謨合皐陶之謂嘉

案僞孔本以棄稷爲益稷正義云馬鄭王以此篇名

爲棄稷又合此篇於皐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王

鳴盛曰漢明帝詔有司采尚書皐陶篇制冕旒今其

制正在益稷內可見不可分篇孔穎達於書疏以馬

鄭王合爲一篇別有棄稷爲妄說及作詩齊譜疏又

引皐陶謨弼成五服一人之作自相矛盾據揚子法

言云言合稷契之謂忠若如晚晉本稷契無一遺言

子雲何以遽立此論知揚所見眞棄稷篇中多稷契之言也此篇至晉而亡今之割臯陶謨下半篇以爲益稷者乃晚晉人所分也段玉裁曰尙書釋文云矢本又作夭謨字又作謩玉裁按大禹之下當是脫一謨字鄭云大禹謨逸棄稷逸臯陶謨篇自曰若稽古臯陶至往欽哉與今文尙書同作僞者割分臯陶謨帝曰來禹爲益稷因曁益曁稷之文易棄爲益謬矣

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

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〇徐廣曰橋一作橇

漢書溝洫志夏書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乘毳山行則梮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

案史記漢書引禹別九州云云並冠以夏書是自禹

抑洪水以下皆稱禹貢篇之序也湲古文尚書作濬史漢均作浚此今文也尚書釋文云貢字或作贛按前後每篇之敘必言作某篇此敘任土作貢正義引鄭注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則是任其土之所生以作貢物非謂作禹貢之書也然則此篇之序蓋有闕文矣段玉裁云任土作貢之下疑當有作禹貢三字是也

尚書大傳夏傳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東海魚須魚目南海魚革珠璣大貝西海魚骨魚幹魚脅北海魚劍魚石出瑱擊閭河鯇江鱓大龜五湖元唐鉅野菱鉅定蠃

濟中詹諸孟諸靈龜降谷元玉大都鰋魚魚刀咸會於

中國〇注云言德廣之所及所貢物魚須今以爲簪又

魚目今以雜珠魚革今以飾小車纏兵室之口貝古以

爲貨魚劒魚兵如劍也魚石頭中石也出瑱狀如凝膏

在水上擊鬬狀如鮐魚大五六尺魭當作黿黿狀如鼈

而大月令季夏命漁人伐鮫取鼉登龜取黿也鱓或作

鼉鼉狀如蜥蜴長六七尺鱓或爲鱣鱣鯉也五湖揚州

浸也今屬吳鉅野大野也曾藪今屬山陽蔆芰鉅定澤

也今屬樂安所有故縣則屬齊嬴蝸牛也詹諸𪓰黽也

孟諸宋藪也龜俯者靈周禮天龜曰靈屬降讀如尨降

之降或作函谷今河南穀城西闞山也大都明都鯉魚

今江南以為鮑魚魚刀魚兵如刀者也言德能及之異

物來至也

又曰禹成五服齒革羽毛器備

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夏本紀曰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集解地理志曰扶風鄠縣是扈國馬融曰甘有扈氏南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雍州南鄠縣本夏之扈國也地理志云鄠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索隱曰夏啓所伐鄠南有甘亭

案尚書正義引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此據周禮士師之職以五教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爲說也段玉裁云史記正義引

訓纂者姚察漢書訓纂也

尙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

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雒汭作五子之歌

夏本紀曰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雒汭作五子之歌○索隱曰皇甫謐云號五觀也

案尚書釋文引馬云須止也說文立部云𩒺待也从立須聲馬以須訓止與待義近字當作𩒺爲正作須者消借字也正義引鄭云避罪於洛汭

國語楚語士亹曰啓有五觀○韋昭注曰五觀啓子大康昆弟也觀雒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雒汭傳曰夏有觀扈

案史記魏世家正義云觀夏啓子太康第五弟之所

封也夏衰滅之矣元和郡縣志觀城下同

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曰夏后啓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維汭是謂五觀

屈原離騷云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夏康啓子太康也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雒汭此逸篇也

案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啓乃（惠氏定宇曰乃當作子）滛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

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大惠云當作天天用弗式惠棟以爲此逸書敘五觀之事卽書序之五子周書嘗麥解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畧五子之歌墨子引其遺文周書錄其逸事與內外傳所偁無殊且孔氏逸書本有是篇漢儒習聞其事故依以爲說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卽五觀也喬樅謂王逸言夏康不遵禹啓之樂更作淫聲放縱

情欲與墨子非樂篇合言太康失國之事與逸周書嘗麥解合據此知今文尚書家師說相承如是梅賾僞五子之歌其誣不待辨而明矣

又案楚詞離騷啓九辨與九歌兮王逸注曰啓禹子也九辨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志續叙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叙而可歌也又天問啓棘賓商九辨九歌王逸注曰棘陳賓列也九辨九歌啓所作樂也言啓能修明禹業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惠棟云尚書大傳言廟中嘗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

夏道與鄭注曰四章皆歌禹之功獨無九歌則九歌乃啓樂矣江聲云言禹樂者葢字誤也當與天問注同以爲啓樂案山海經大荒西經曰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郭璞注曰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帝而竊以下用之也宋洪興祖引以補注離騷謂屈原引用此事寻以爲如山海經說則人世之得有此樂自開而始開卽啓也則以九歌爲啓樂可也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夏本紀曰帝仲康時羲和湎淫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〇集解鄭元曰胤臣名

案此篇書序不言何時據史記所載則在仲康時也鄭注以胤爲臣名顧命胤之舞衣鄭注亦以胤爲人名攷漢書古今人表胤列中上次於夏中康時止稱胤而不稱胤侯是胤爲臣名信矣僞孔氏以爲國名云胤侯命掌六師此妄說也段玉裁曰鄭云胤征逸尚書正義曰鄭注禹貢書序引胤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然則此篇逸書鄭君固得見其文也郭璞注

爾雅亦引逸書曰釗我周王作釗亦尚書之異文

續漢書律麻志曰夏后之時羲和湎湎廢時亂日允乃征之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殷本紀曰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〇集解皇甫謐曰梁國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孔安國云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〇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都之按亳偃師城也商邱宋州也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〇索隱曰誥一作佶上

云從先王居故作帝告孔安國以爲作誥告先王言已

來居亳也

案八遷尚書正義據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

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云相土居商邱及今湯

居亳事見經傳有此四遷其餘未聞路史亦止云八

遷可見者蕃砥石商商邱鄴亳也先大夫左海經辨

云案史記舜封契於商鄭君書注云契本封商國在

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路史後紀十注

契所封乃華陽鄭縣有欒都城故蕃邑也水經注引

世本謂契居蕃是矣水經注闞駰云蕃在鄭西然則

今欒城是此一遷也世本又云昭明居砥石昭明契子砥石地名今無攷此二遷也路史後紀十注又云昭明復居商此三遷也左傳相土居商邱世本同相土昭明子商邱縣屬河南歸德府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竹書紀年亦云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遷於商邱此四遷也紀年又云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徐文靖竹書統箋以此商侯爲子亥殷之號自此始世本亦云子亥遷殷可證史記冥生振卽子亥也此五遷也紀年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邱世本亦云孔甲時復歸商邱統箋以此殷侯當是湯祖

父主壬及主癸此六遷也紀年帝癸十五年商侯履復遷於亳此七遷也續漢志魏郡鄴劉昭注引帝王世紀云縣西南有上司馬殷太甲常居焉路史國名三云鄴上甲微居即桐也今湯陰有司馬泊司馬邨或云太甲蓋以鄴西桐有離宮商之墓地而繆以上甲爲太甲爾此八遷之事也

六國表序曰湯興於亳○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

地理志曰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與班志合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偃師下劉昭注引皇

覽曰有湯亭湯祠據此諸說則偃師實爲湯之所都矣尚書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洛邑是指偃師在洛之西也從先王居者江聲云亳近商地商故偰所封也偰後子孫數遷皆遠於偰之故居湯始居亳乃爲近之故曰從先王居先王謂偰也稱先王者詩長發云元王桓撥毛傳云元王契也蓋子孫有天下頌其先祖稱之爲王猶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皆稱其先公爲先王也告史記作誥古今字也鄭注禮記緇衣云告古文誥然則告爲古文誥乃今文也長發云帝立子生商

箋云帝黑帝也簡狄生偰乃黑帝之所感生故云黑
帝謂北方水帝叶光紀也從先王居當告先王篇名
帝告則并告所自出之帝謂感生帝叶光紀非謂帝
嚳也或以帝告爲帝嚳然帝嚳都亳經傳無明文也
尚書大傳殷傳帝告篇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
案此帝告篇之佚文也王鳴盛曰此伏生於尚書二
十八篇外又有殘章剩句未盡遺忘者故於殷傳載
之攷伏生嘗爲秦博士尚書百篇之文固所肄業者
即所壁藏亦全書也迨其後求之則已亡逸僅得其
完者二十八篇故此帝告篇與九共篇之佚句皆載

於虞夏傳及殷傳中亦存什一於千佰之意也喬樅

謂史記無䢦沃篇目據汨作九共槀飫序帝釐下土

馬云釐理也則此釐字亦當訓治理亳之土地飫說

文云从食芺聲沃說文云从水芺聲韋昭注魯語沃

土云沃肥美也飫字說文訓飽飽滿之誼與肥美近

䢦沃名篇猶之汨作槀飫蓋謂治理亳土使之肥美

云爾

公羊傳隱元年徐彥疏尚書大傳曰士乘飾車兩馬庶

人單馬木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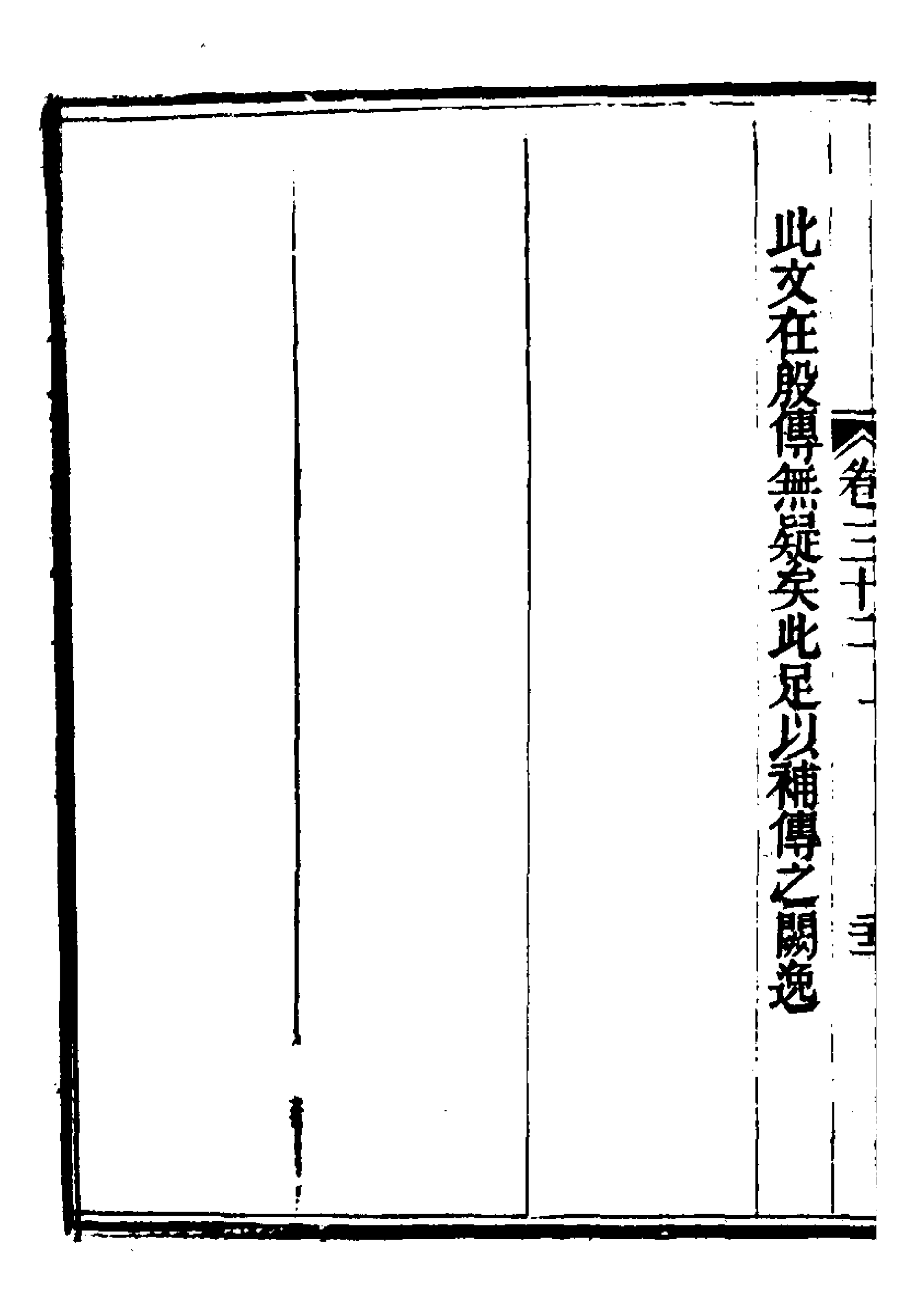
攷工記輿人疏尚書殷傳曰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

文選李善注尚書殷傳曰未命為士者不得乘朱軒〇注云軒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

又引殷傳曰未命為士者不得有飛軨〇注云如今窗車也

太平御覽布帛部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衣繡

先大夫曰案外紀卷二成湯令未命之為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軨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通志器服畧湯令未命之士不得朱軒及飛軨不得飾車駢馬衣文繡既命然後得以旌有德據二書所言皆本伏生大傳二書皆云湯令則知



此文在殷傳無疑矣此足以補傳之闕逸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殷本紀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案孔壁古文尚書增多之篇無湯征史記所載湯征之文乃殘章零句或亦如九共帝告之佚文載於伏生大傳中故太史公據之而錄入殷紀與孟子書所言葛伯放而不祀及仇餉事當亦在此篇中也

孟子梁惠王篇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又引書曰徯我

后后來其蘇○趙岐注曰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徯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而已

孟子滕文公篇書曰葛伯仇餉○趙注曰尚書逸篇文仇怨也言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

又引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趙注曰書逸篇也

案段玉裁云此湯征篇之文決可知者作僞者誤系之仲虺之誥矣趙氏不云亡書而云逸書者趙不見中古文於亡與逸不能如鄭之區分也

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殷本紀曰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

案尚書釋文云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正義曰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於鄭元爲商書據此是古文尚書叙房字作方也僞孔本湯字作亳遇上多有乃字是衍文

尙書大傳曰伊尹母方孕行汲化爲枯桑其夫尋至水
濱見桑穴中有兒乃收養之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趙岐注云伊尹爲湯
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
案伏生大傳云古者諸侯有貢士於天子之制湯爲
夏之諸侯故貢伊尹於夏邠卿注孟子蓋用今文尙
書家說
孟子萬章篇趙注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
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
視也千駟雖多不一盼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

取於人湯聞其賢以元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然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之道三聘旣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巳推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之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厄也

淮南修務訓曰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淸以危爲安也

三國蜀志注引魏略王朗與許靖書曰昔伊尹去夏而就商猶耀德於阿衡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殷本紀曰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桀敗於有娀之虛犇於鳴條

案淮南主術訓云湯困桀鳴條禽之焦門高誘注云焦或作巢又修務訓云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尚書正義引鄭注云鳴條南夷地名攷史記言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而孟子言舜卒於鳴條則鳴條近蒼梧是南夷之地也

尚書大傳曰湯之君民聽寬而獄省桀殺刑彌厚而民彌暴故爾梁遠遂以是亡○注云故爾窮其近也梁讀

爲掠
又曰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譯來朝者六國漢南
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
又曰景亳之命費昌爲御
尚書大傳曰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
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其屬
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
人與五百人俱去
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
有罪在余一人○韋注曰湯誓商書伐桀之辭也今湯

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天子自稱曰予一人余一人有辠無辠萬夫任余一人乃我教導之過墨子尚賢篇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

案尚書正義云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今文尚書之篇次未知與鄭本古文尚書同否也此篇敘據史記所載有湯把鉞以伐昆吾語與古文尚書敘文異或亦今文三家敘與孔壁古文本不同如詩三家魯齊韓敘與毛傳古文本不同之例未可知也

淮南修務訓曰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歛以寬

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

又本經訓曰桀為琁室瑤臺象廊玉牀據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室

又主術訓曰桀之力制觡伸鉤索鐵歙金椎移大犧水殺魚鼈陸捕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

白虎通三軍篇曰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正何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為王故先伐文家言

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又改正朔者文代其質也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故論語曰予小子履敢昭告於皇天上帝此篇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法也

案論語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云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牲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疏引鄭元論

語注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王鳴盛曰鄭注周禮以皇天大帝祀於圜丘五方帝祭於郊其牲色亦各異因推周禮以說商事商人所用牲色亦與周同此係湯將受命爲舜命禹之事故總告五方之帝其牲色不主當方亦依皇天大帝而用元元即蒼也此節據孔安國以爲伐桀告天而鄭亦以爲湯將受命爲舜命禹事是鄭與孔合也鄭以爲總告五方帝故用元而孔以爲牲色無郊丘之別未變夏禮而用元是鄭與孔異者也韋昭注周語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然則

此節爲湯誓之逸文安國論語注確不可易也僞作古文者乃妄掇湯誓逸文以入湯誥不知鄭康成所傳孔壁眞古文本有湯誥今雖亡猶畧見於史記殷本紀詳其語意殆爲論功定罪誥戒諸侯而作初不必追述其告天伐桀之事也喬樅按詩閟宮正義引論語說以爲舜受終於文祖總祭五方之帝是舜之命禹禹之受終總祭五方帝因有虞氏之禮也至湯受天命又因於夏禮其時尙未改易服色故仍用元牡耳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及朕躬有罪數語蓋亦古昔相傳告天之詞故禹湯承用之漢書于定國傳永

光元年上報定國曰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不著何經篇目後漢書陳蕃傳言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可證古有此語爲王者罪已之詞也又攷墨子兼愛篇引湯誓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上天后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下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

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案呂覽云云與墨子之言今天大旱正合然則朕躬有罪數語爲古來天子罪已之詞愈益明矣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專咎在下非助我者也蓋亦相承用之攷桓郁傳郁嘗教授和帝尙書以長樂少尉入侍講則和帝詔語當亦本於歐陽尙書說也

夏師敗績湯遂伐三朡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殷本紀曰夏師敗績湯遂伐三朡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案僞孔傳本湯下有遂從之三字史記所載無之則僞孔本非也堯典正義稱鄭注書敘中逸書二十四之目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與史記所紀次序不同蓋今文古文之異今此依史記殷本紀之次錄之堯典正義又稱鄭注典寶引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案孔氏古文有伊訓篇鄭君及見之故得引其文今則亡矣孚即俘古文之消借載

孚在亳卽俘厥寶玉也三㚇國名續漢書郡國志云

泲陰郡定陶縣有三鬷亭是其地也㚇亦鬷之消借

字作朡者孔壁中古文也尙書釋文云諸本或作義

按古今人表有義伯中伯是今文尙書作義字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殷本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案呂氏春秋順民篇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攷伏生大傳言湯大旱七年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是湯之欲遷社以旱故也僞孔傳以爲湯革夏命遷社妄矣鄭康成注云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大旱既致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五七年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勾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也疑至臣扈史記無此

篇目書疏謂當是二臣名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又引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漢書郊祀志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迺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應劭曰連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柱以棄代爲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師古曰遷古遷字夏社尚書篇名今則序在而書亡逸

案郊祀志與殷本紀合應劭注亦與鄭康成合是知皆本今文尚書說也此先後之次依史記先湯誥次典寶次夏社僞孔傳以夏社列湯誓前旣與鄭本乖

異又與史記不合於今文古文皆無所徵非其舊之篇次也

尚書大傳曰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

說苑君道篇曰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氣者也

論衡感虛篇曰傳書言湯遭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夫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湯民之命於是翦其髮麗其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悅時雨乃至

論衡感類篇曰湯遭旱自責以五過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責有五過然而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五過自責天何故雨然而前旱後雨者自然之氣也

後漢書鍾離意傳意上疏曰昔成湯大旱以六事自責

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

又楊賜傳曰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

三國志郤正傳正釋譏曰陽旰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

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𤳳作誥

殷本紀湯歸至於泰卷陶中𤳳作誥○徐廣曰一無此陶字○索隱曰鄒誕生卷作詷又作洞則卷當為坰與尚書同其下有陶字者是衍解尚書者以大坰今定陶是也舊本或旁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

案江聲云尚書大坰即史記泰卷大讀當為泰坰聲轉為卷也閻若璩云仲蘬之誥左傳作仲虺之志史記作中𤳳司馬貞注音壘蓋虺有二音也

春秋左傳襄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下言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乃承上文而釋之

襄三十年鄭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下言推亡固存國之利也亦承上文而釋之

宣十二年隨武子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此檃括八字爲四字下文盡弱也三字武子釋書也

墨子非命上於仲虺之告曰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上帝伐之惡龔喪厥師伐之當是式是二字之譌中篇下篇皆作式是可證

非命中於先王之書仲虺之誥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於下帝式是惡用闕師闕當爲厥字之譌用字下疑脫爽字

非命下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於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增當爲憎字之譌非命中云帝式是惡惡亦憎也訓詛同

荀子堯問篇吳起諫魏文侯述楚莊王之言曰其在中
蘼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覇得疑者存
自爲謀而莫已若者亡

案段玉裁云此皆作僞仲虺之誥者所本也鄭云仲
虺之誥亡蓋孔壁古文亦無此篇故言亡耳王鳴盛
曰以墨子引之之禝如此釋之之確如此曰喪師曰
闕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而僞作古文易之曰式
商受命用爽厥師傳曰爽明也用明其衆言爲主也
不與墨子悖乎且非獨誤會用爽厥師而亦誤用式
商受命攷周書立政篇云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

商受命奄甸萬姓言我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
非仲虺之誥竟言用商受王命一代商興其相反又
有如此者周語單襄公曰晉侯爽二吾是以云韋昭
注曰爽當爲喪字之誤也觀此益見爽明也之訓非
是

仲虺作誥

潛夫論志姓氏篇曰夏之興有任奚爲夏車正以封於

薛其嗣仲虺居薛爲湯左相

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

殷本紀既黜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徐廣曰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徐廣曰之一作政女毋我怨以令諸侯

案鄭云湯誥逸王鳴盛曰史記所載湯誥乃孔壁逸

篇眞古文今湯誥後人假託也段玉裁曰此或從孔安國問而得或從他采錄皆未可知如九共帝告佚句㪅綜於伏生也

尚書大傳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有也唯有道者之有也唯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

伊尹作咸有一德

殷本紀伊尹作咸有一德

案史記錄書序以咸有一德次湯誥後堯典正義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咸有一德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是鄭本之篇次與史記同今文古文次第皆如此自是成湯時所作僞孔氏以爲伊尹訓太甲語次於太甲之後謬矣

禮記緇衣篇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鄭注曰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

序以爲咸有一德緇衣今亡

案段玉裁云以爲咸有一德者記曰尹誥書序則謂之咸有一德也以四字適相合知之也是篇本逸而云今亡者蓋逸篇十六故有此篇至康成之時亡之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然則馬鄭亦未嘗全見十六篇也作僞者以緇衣前二語系之本篇以後二語系之太甲異哉

又案鄭注禮記引尹吉云尹吉亦尹告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

尊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
爲敗邑或爲于據鄭注尹吉即尹誥尹誥即咸有一
德則先見於西邑夏三句亦即咸有一德之文王鳴
盛曰鄭氏所傳眞古文尚書增多十六篇中有咸有
一德蓋據古文爲說也且其次第與晚出僞傳不同
而於史記殷本紀湯誥之下即云伊尹作咸有一德
正合惟鄭注書序於咸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此
頗不可曉要之王肅注言君臣皆有一德是紀載湯
君臣同德之事如明良喜起相似者斷斷與太甲無
涉矣作僞者見書序注無可據遂鑿空撰出伊尹復

政一節將咸有一德本屬尹在湯朝贊襄於湯者移入太甲朝陳戒於太甲小司馬信僞書反據之以駁史遷紀於成湯朝爲顛倒失序良可笑也喬樅謂逸書十六篇絕無師說鄭君釋尹告能訂正其譌誤者蓋本今文家相承之師說也伏生所傳尚書以教於齊魯之間者雖僅存完帙二十八篇然百篇之書序首尾完好尚畧具其梗概又百篇經文伏生素所誦習篇雖脫佚而其大恉伏生尚能言之故佚文遺說時掇拾而蒐之大傳惜大傳一書殘闕過甚故無可徵證耳

咎單作明居

殷本紀咎單作明居○集解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明居民之法也

案禮記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又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此司空明民居之法也王制鄭君注以爲殷制則所云云即此經之事矣鄭注尚書敘云明居亡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

殷本紀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集解鄭元曰肆命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

案據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卽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史記所載殷事與孟子合僞孔傳乃云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孔疏曲附傳說反謂劉歆

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
世紀述史遷之言爲疏不亦傎乎
漢書律厤志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
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
案孟子萬章篇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
亳尚書正義又引鄭注典寶序引伊訓云載孚在亳
攻鄭注尚書序云伊訓逸肆命逸徂后亡是伊訓肆
命皆在孔壁古文逸書十六篇之內非獨劉歆及見
之卽鄭君亦及見之也段玉裁云按孟子劉歆所引
作僞者之所本也

史記三代世表序曰孔子序尚書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愼也

案尚書序惟伊訓紀太甲元年泰誓紀維十有一年

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是其餘多闕也

後漢書崔實傳實政論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

訓而殷周用隆

孟子萬章篇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〇趙注曰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

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

案伊訓篇孔氏古文尙書逸十六篇有之孟子所引伊訓其文當具在逸篇中也

漢書律厤志三統厤伊訓曰維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仲壬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

案江聲曰孔氏古文實有伊訓篇歆與父向領校秘書親見孔氏古文所引之文實可據信而其解說則

大謬也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然則太甲元年湯與外丙之服皆除之久矣況太丁之殁又在其前乎歆言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誣妄甚矣賚讀當爲咨十有二牧之咨牧諸侯也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覲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然則方明即明堂六天堯典所謂六宗也太甲除喪即位以月

朔行吉禘之禮宗祀成湯於明堂以配上帝太丁外丙仲壬亦從而與享焉祀畢乃見諸侯遂率之以祀方明也堯典舜即眞而咨詢岳牧此太甲即位而誕咨有牧其事正同方明之木六色以象其神六玉以禮之據此則方明者即今文家所說堯典六宗所謂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者也覲禮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乃後云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則是既朝覲而祀方明也案堯典舜受終於文祖而禋於上帝又禋於六宗茲太甲即位而祀

成湯以配上帝又祀方明方明卽六宗則此祀禮同於堯典劉歆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則合上帝方明爲一祭據堯典知其非矣喬樅謂馬融書敘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是都尉朝庸生等所傳古文逸篇但習其句讀而不解其文義故雖以歆之好古文而師承旣闕則亦無從能通其誼臆爲之說輒滋舛繆耳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

太甲三篇

殷本紀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集解鄭元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

案孟子萬章篇云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史記所紀太甲事與孟子合

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即書序所云思庸者是也

漢書王莽傳曰昔成湯既沒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

禮記表記篇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甯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緇衣篇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厥度則釋○又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

大學篇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孟子公孫丑篇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案逭活字異而音同鄭注書序曰太甲三篇亡禮記

孟子所引皆太甲三篇遺文佚句之散見者也
孟子萬章篇趙注太甲太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太甲居仁遷義自怨其惡行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
說苑敬愼篇曰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巳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故妖孼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天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案論衡感類太戊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

政桑穀消亡謂災變天所以譴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與說苑語意正同

論衡感類篇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於皇天

案王充所述乃今文尚書說其言與史記同是史記所載皆據伏生傳及歐陽說也

後漢書董卓傳盧植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故有廢立之事

三國魏志注引盧植曰案尚書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桐

官

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殷本紀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案尚書正義引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史記正義又引帝王世紀云伊尹卒天霧三日沃丁以天子禮葬之攷論衡感類篇言百兩篇伊尹死大霧三日然則皇甫士安所載乃出漢東萊張霸所造百兩篇非今文尚書說也

後漢書張衡傳衡應問曰咎單巫咸實守王家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四篇作伊陟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

殷本紀帝大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而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於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大戊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集解鄭元曰兩手搤之曰拱○馬融曰艾治也原臣名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

漢書五行志書序曰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傳

日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

藝文志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大戊以興雊

雉登鼎武丁為宗

案史記載沃丁崩弟大庚立大庚崩子小甲立小甲

崩弟雍己立雍己崩弟大戊立是大戊為大庚之子

沃丁之孫漢書古今人表云大庚沃丁弟小甲大庚

子雝己小甲弟大戊雍己弟與殷本紀合史記三代

世表又以小甲為大庚弟則是沃丁至大戊五傳皆

太甲之子攷沃丁在位二十九年大庚在位二十五

年小甲在位十七年雍己在位十二年至大戊立時

中間相距八十三年則大戊不得爲沃丁之弟太甲之子明矣世表蓋傳寫有錯誤當以殷本紀及漢書古今人表爲據尚書釋文引馬融云大戊大甲子甲當作庚王鳴盛謂世表及馬注皆據世本以殷本紀爲偶誤然世本之文無徵何所攷證而懸揣以爲當然其說非是

又案江聲云殷本紀作咸艾之下有作大戊三字大戊篇名也因下大戊贊於伊陟疊大戊字而脫但如此則百篇之數多一數殷本紀云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依史記則書序作伊陟原命

原者再也因其讓而再命之也伊陟原命四字爲一篇適得百篇之數也段玉裁曰按馬融原臣名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原命爲二十四逸篇之一馬實親見而云然原命者命原非命伊陟也史記云作咸艾作大戊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是史記脫作伊陟三字賸作大戊三字字數適相當實轉爲之譌不得緣誤立說凡書序有佚其序僅存其目者如作伊陟絕句原命別爲一句其所以作原命者未著也作夏社絕句疑至臣扈不上屬所以作疑至臣扈亦未著也喬樅謂段說是也鄭注書敘

云伊陟亡原命逸一亡一逸分析甚明原命在逸十六篇之內馬鄭皆親見孔氏逸書與伊陟篇貫判爲二馬所云原臣名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此必尙書家師說然其篇旣存則梗概亦可粗知之且亦安知非今文書序中三家所傳自伏生者具有此說如九共帝誥等篇大傳尙錄其大恉乎叔澐之說吾無取焉

郊祀志曰帝大戊有桑穀生於庭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大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孟康曰巫咸殷賢臣贊說也謂伊陟說其意也。師古曰穀今之

楮樹也其字從木合兩手曰拱伊陟大戊臣伊尹之子因此作咸乂四篇事見商書序其書亦亡逸也

說苑君道篇曰殷大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大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案韓詩外傳亦記此事作湯時問於伊尹尹對云云則桑穀之生殷朝蓋三見矣

又案論衡感類及帝王世紀亦以桑穀其生爲大戊

事攷漢書五行志又引劉向以爲殷道旣衰高宗承
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旣獲顯榮怠於政事
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生殺
之柄失而下近草妖也一曰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
將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爲虛之應也案
伏生尚書殷傳亦言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
而大拱是大戊武丁皆有其事故劉向著說苑亦兩
載其事劉所錄當卽本之書傳也呂氏春秋又言湯
時穀生於廷比旦而大拱然則殷時此祥三見信有
之矣

仲丁遷於隞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于邢作祖乙

殷本紀中宗崩子仲丁立帝仲丁遷於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於邢帝仲丁崩弟外壬立仲丁書闕不具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時殷復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索隱曰隞一作囂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黄縣東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築都之故名殷城也

案敖卽敖也詩小雅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水經注云济水東逕敖山其山上有城卽殷帝仲丁之所遷是也尙書正義引鄭注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毁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毁改政而不徙僞孔傳乃云圮於相徙於耿顯違書叙非也段玉裁曰按說文邑部曰邢鄭地有邢亭也从邑井聲祖乙所遷當正是此地此字今史作邢今說文邢音賢經反皆非是集韵三十九耿曰邢地名通作耿本史記也

般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般庚三篇

殷本紀帝般庚之時殷已都河北般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殷民咨胥怨不欲徙般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甯殷道復興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般庚崩百姓思般庚乃作般庚三篇○集解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

案左海經辨曰五遷囂相耿見書敘竹書紀年仲丁自亳遷於囂又云河亶甲元年自囂遷於相祖乙元

年自相遷於耿二年圮於耿自耿遷於庇八年城庇其後祖辛開甲(史記作沃甲)祖丁皆居之又南庚三年遷於奄左氏昭四年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曰商奄者或以商嘗遷此乎後陽甲居之又般庚十四年自奄遷於北冢曰殷然則考之紀年自湯至般庚十九世凡七遷亳囂相耿庇奄殷也湯自商邱遷亳在夏帝癸十五年爲成湯元年及即位因居之歷大戊凡八世百七十五年開國定都久歷年所不宜以受命興王之地并入五遷之數書所謂五邦蓋斷自湯有天下後言之囂也相也耿也庇也奄也是爲五遷路

史云庇奄書所不載而世儒輒以湯與般庚之兩都足之誤矣或更以五遷皆出般庚尤妄至書傳疏并數般庚居亳時般庚居奄方與臣民謀徙且經上言先王下言今不承於古安得以已之欲遷充其數乎又案尚書正義曰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束晳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爲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同也漢書項羽傳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段玉裁曰按此晉書所謂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也唐初尚存今則亡矣

與古文同謂與汲冢古文同也今本注疏誤衍作不
同今本紀年作自奄遷於亳北曰殷正義云此將治
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爲宅壁內之
書安國先得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
字知東晳不見壁內之書妄爲說耳玉裁按此數語
爲淺人妄改不可讀依宋槧本云治皆作乿字見汗
簡集韵古文四聲韵羣經音辨此知作正義時原有
將古篆寫成之古文尚書卽流傳至郭忠恕定其釋
文見公武得本鐫諸石薛季宣作書訓者然其源流
未可信陸氏所訶爲穿鑿之徒務欲立異者耳東廣

微當晉初未經永嘉之亂或孔壁原文尚存秘府所說始不虛鄭注尚書或依今文讀始宅爲治亳如微庸三十易爲二十未可知也廣微所見壁中本作始而他本作治正與咎繇謨篇始滑治曶相類又可以見壁中古文始治相似斷非作亂或云古文尚書始作乱則與亂相似然始作乱者亦汗簡云爾無以知壁中本必然也又周禮大祝注曰誥謂康誥般庚之誥之屬也玉裁按左氏傳云般庚之誥太史公曰般庚三篇漢石經三篇交接處皆空一字畫今文尚書於合一之中未嘗不分別也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作說命三篇

殷本紀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廼使百官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集解徐廣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正義曰地理志云傅險即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國號國之界又有傅說祠○索隱曰舊本作險亦作

巖也

楚語韋昭注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作說命

潛夫論夢列篇曰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傅說

案說文旻部云夐營求也从旻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夐求得之傅巖巖穴也許君所引商書者書序文也營求作夐求此據古文尚書也史記錄尚書作營求是據今文尚書韋昭國語注所引書序今文尚書之序也夐从旻从人在穴上謂擧

目使人搜索至於穴中也會意字也營求者規畫而求之也敻訓營求故今文以詁訓字代之此與古文高宗夢㝵說今文作得說皆一例也衆經音義卷一曰衛宏詔定古文官書㝵得二字同體說文㝵取也尙書高宗夢㝵說是也元應引書序作㝵說此據古文也諸書所引皆作得說據今文也說文見部云㝵取也彳部云得行有所㝵也以㝵訓得字異而訓義通以營訓敻亦字異而訓義通也陸氏釋文所見馬鄭王本尙書皆作得字營字故無同異之文蓋由魏晉以來轉寫者改從今文耳王鳴盛曰荀子非相篇

云傅說之狀身如植鬐楊倞注曰植立也如魚之立

然則說之形狀本自有異故可以形求也江聲曰孟

子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閒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

墨子尙賢篇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州圜土之上衣

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

是傅說在北海之洲也喬樅謂史記言說爲胥靡攷

晉灼漢書注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

名說以胥靡而庸築故墨子亦云圜土之上與史記

正合

禮記文王世子篇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注云兌當

爲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
學記篇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注云兌當爲說字之
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
又兌命曰斅學半
又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
緇衣篇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
干戈省厥躬○注云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
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
又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謂
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注云純或爲煩

案禮記所引皆說命三篇之佚文也鄭注一則言傳說之所作一則言作書以命高宗是三篇皆爲傳說語與僞古文尚書異也禮記六引皆作兌說從兌聲兌蓋卽說之消借字

尚書大傳殷傳曰說命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

案鄭注尚書敘云說命三篇亡佚生殷傳所引亦說命之佚文如九共帝告之錄於虞夏傳及殷傳中也

國語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

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
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
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
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
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
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
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
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無余棄也○韋昭
注曰武丁高宗也聳敬也至通也通于神明謂夢見傅
說入於河遷於河內自河徂亳從河內往都亳也默諒

闇也思道思君人之道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恐患其不言令命也禀受也作書以書䜸卿士也覔唐二君云書說命也昭曰非也此時未得傅說礪使磨礪已也天旱自比苗稼也三日以上爲霖啓開也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以藥喻忠言也瞑眩頓瞀攻已急也瘳愈也以失道比徒跣而不視地必傷也
潛夫論五德志篇曰武丁即位嘿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爲師乃使以夢象求之四方側陋得傅說方與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爲太公而使朝夕規諫恐其有懈怠也則勑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

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
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俾率交修余無棄故能
中興稱號高宗
案鄭注書序云說命三篇亡王符所採當是據伏生
大傳所載佚文也魯語武丁於是作書曰云云賈唐
二君皆以書爲說命賈治大夏侯尚書其言必有所
本說命三篇　亡然伏生爲秦博士在未焚書之前
尙書百篇固所肄業者迨漢興伏生求其壁藏書已
亡十七八而百篇之序則固與所存遺書二十八篇
同以教授齊魯之閒故亡篇之佚文賸句往往綴緝

於大傳中賈君之言蓋本於今文家師說相傳如是也而韋昭謂此時未得傅說以賈唐二君言爲非不知般庚三篇亦係後所追述且非一時之事則說命三篇亦何不可追敘未得說以前事乎章說泥矣

孟子滕文公篇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趙注曰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憒亂乃得瘳愈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也

後漢書崔駰傳駰達旨曰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

申鑒雜言篇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藥瞑眩

以瘳疾厲矣哉

案申鑒言殷高宗能葺其德葺夑亦聳葺字之譌

三國志管甯傳太僕陶邱一等薦甯曰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卜良佐

三國魏志管甯傳注引甯上書曰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尙啓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於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勲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登鼎耳而呴祖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呴

又曰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速也

殷本紀曰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祖己乃訓王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復興帝武丁崩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

有蜚雉登鼎耳而呴

漢書五行志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呴

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
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
按尙書正義引鄭注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
鼎耳而鳴象視不明矣天意若曰當用三公之謀以
爲政鄭君此注用洪範五行傳以爲視不明所致亦
今文家說也登古文尙書作升
郊祀志曰帝武丁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
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當
藝文志曰雊雉登鼎武丁爲宗
禮記坊記篇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注云名

篇在尚書

案鄭注尚書序云高宗之訓亡江聲曰坊記所引高宗云當是此高宗之訓也喬樅攷尚書大傳說高宗之訓以桑穀共生事係之武丁故五行傳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皆敗亡之異武丁懼而修德用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蓋今文尚書說如是也

尚書大傳曰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己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於朝亡乎武丁懼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

重譯來朝者六國○注云兩手搤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此木也而云草未聞劉向以爲草妖六國皆九州之外國也

論衡異虛篇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己祖己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己行祖己之言修政行仁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久修善

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夫周亡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爲紂王出乎高宗問祖己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問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之生殆爲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己謂野草爲凶高宗祭成湯之時有蜚雉升鼎而雊祖已以爲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雉於周公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朝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

又狀留篇曰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爲變怪

大戴禮少閒篇曰成湯年崩殷德小破二十二世乃有

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德以爲君臣上下之節

殷民更眩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

說苑君道篇曰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

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

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

問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

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

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

絕之王是以高而尊之也

又敬愼篇曰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論衡順鼓篇曰殷大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側身
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
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

殷始咎周周人乘耆祖伊恐奔告於紂作西伯戡耆

殷本紀曰西伯伐饑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徐廣曰飢一作阢又作耆

周本紀曰西伯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紂

案宋世家飢作阢徐廣曰阢音耆故尚書大傳作耆然則史記一本作耆與大傳合當從之詩文王正義引鄭注云咎惡也紂云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黎即耆也紂古文尚書作受釋文引馬融曰受讀曰紂正義引鄭注云紂

帝乙之少子名辛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爾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攷史記言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故鄭以爲聲轉作紂也

尙書大傳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黨曰盍歸乎吾聞西北昌善養老此二人者盡皆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又曰周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尙父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檢德合於今昌來提○注云釣得魚中得玉璜也佐檢猶助提者取也半璧曰璜

又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爲閒田

又曰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羑里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

又曰散宜生閎夭南宮适三子者相與學訟於太公望太公見三子知爲賢人酌酒切脯除師學之禮約爲朋友曰嗟乎西伯賢君也遂與三子見西伯於羑里獻寶

以免文王

又曰太公之羑里見文王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駮身朱鬣雞目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之於陵氏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騶虞之有參氏取美女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陳於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紂大悅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六年伐崇則稱王○涇云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翰毛之長大者渠車网也

又曰文王以閎夭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為四友胥附

弁韓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於羑里之害

大戴禮少閒篇曰武丁年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躭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爲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別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無用行三明親親尚賢民明教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

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曰臣聞文王受命而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

則成卜則吉戰則勝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
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
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宋世家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太師少師太師以為死不如去遂亡

案尚書釋文引馬融云錯廢也據西伯㦰耆祖伊云天既訖我殷命是天廢殷之命又云惟王淫虐用自絕是由紂之自絕於天故敘以廢天命為言也段玉裁曰錯馬云廢也則讀倉故反錯與措古通用說文手部云措置也置與廢義同如廢六關即置六關是也既錯天命謂盡廢天命盡廢天命者天命盡去也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三十二下

侯官陳喬樅學

尙書序

今文尙書第二十九下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盟津作大誓三篇

周本紀曰武王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度盟津諸侯咸會孳孳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於衆庶

案詩正義引鄭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序言一月史記云十有二月周以建子爲正殷以建丑爲正周之一月卽殷之十有二月也盟今本尙書

作孟此衛包所改也正義曰孟者河北地名此孟字亦衛包所改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此及下孟字亦當作盟謂之孟津段玉裁云此蓋尙書作盟與左傳合故引左氏爲證不爾則當發明盟與孟古音同用之恉此義疏之體例也又大誓各本作泰攷僞孔傳云大會以誓衆王肅注曰以大道誓衆則其字本作大可知正義曰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據此正義似顧彪當隋時經已作泰而以俗說解之大讀爲大

而訓爲大之極太與泰同用此俗說然則知古文今
文皆止作大誓史記作泰亦出後人所改矣
漢書律厤志云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
百諸侯會○又云序曰一月戊午師度於孟津
案志以伐殷觀兵爲十一年事一月戊午師度孟津
爲十三年事與史記異說已見前大誓篇
白虎通誅伐篇曰伐者何謂伐擊也欲言伐擊之也尚
書曰武王伐紂
尚書大傳周傳大誓書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
至於盟津之上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亢才予無知

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必力賞罰以定厥功於先祖之遺太子發升於舟中流白魚入於舟中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有火流於王屋化為赤烏三足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注曰四月者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

尚書大傳又曰惟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𤿯符音譟後漢書劉陶傳武旅有凫藻之士錢氏曉徵曰凫藻即𤿯譟文異義同也杜詩傳將師和睦士卒凫藻魏志文帝紀注臣妾遝遝莫不凫藻亦用斯語也師乃惱前歌後舞○注曰惱喜也衆大喜前歌後舞也

案段玉裁云此不言書曰而亦大誓文也大誓既後得於民間則伏生所無而大傳有其文者蓋如鄭君之言生終後張歐陽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也大誓不俟武帝末始出此其一證

又案詩大雅大明正義引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喬樅謂此鼓譟作鼓譟孳孳作孜孜是據馬鄭本古文大誓故字與伏書大傳及史記所載今文異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

○師古注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周公視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

案段玉裁云此卽尚書大傳之周公曰茂哉茂哉也復茂同在古音第三部伏生董子同一今文尚書而字異攷武帝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良賢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是年武帝卽位財七年耳而董子已引大誓然則劉向歆謂出武帝末者誤也

漢書終軍傳白麟奇木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案傳言對奏上由是改元爲元狩段玉裁云按是年武帝即位之十八年軍已引大誓則不得云武帝末乃出也

周頌思文箋曰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於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正義曰此皆尙書文大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注云孟津地名

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注云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尙仁人在

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
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
又云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鵰
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
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爲鴉鴉烏也燎後五日
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
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
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
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蓋牟
麥也詩云貽我來牟

案書正義引馬融書序曰大誓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段玉裁曰尚書大傳鄭所引禮說周本紀董仲舒書傳皆作烏此後得本也馬鄭所注皆作鵰此孔壁中本也馬曰鵰鷙鳥也明武王能伐紂此不改字也鄭曰鵰當爲雅烏也此以後得之大誓正孔壁之大誓也不云當爲烏者雕與雅形略相似故云當爲雅而訓烏也賈逵奏尚書疏云（尚書正義卷二）流爲烏此蓋分析烏雕異字之語逵所撰歐陽夏侯尚書古文尚書同異三卷唐初已不在而奏上之疏尚

存孔沖遠得引之

趙岐注孟子離婁篇曰書曰大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

盟津

案禮記檀弓上正義曰大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

於王舟又詩大雅文王序正義引大誓說武王升舟

之誤疑舟稱大子得魚卽云王俯取又大明正義引大誓

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又魯頌閟宮正義引

大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

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喬樅謂孔之所引亦皆

據馬鄭本所注古文大誓也王肅所注尙書亦與馬

鄭本同

周禮大祝注曰書曰王動色變○賈疏曰按今文大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於王王動色變

案大祝疏又引大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大子發拜手稽首又伊耆氏疏曰今文大誓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賈之所引大誓皆據馬鄭所注本古文尚書也

詩小雅鴻雁箋曰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正義曰今大誓文言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

案段玉裁云正義所引此必鄭注大誓之詞也

詩譜序曰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正義曰大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案詩小雅正月正義亦引尚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是古文與今文同攷說文三篇攴部孜字下曰孜孜汲汲也从攴子聲周書孜孜無怠此據古文大誓也故與史記所載今文作孳孳者異又十一篇水部涘字下云涘水厓也从水矣聲周書曰王出涘又十二篇手部搯字下曰搯搯也从手舀聲周書曰師乃搯搯

者抽刃以習擊刺也詩曰左旋右搯許引周書師乃搯則尙書大傳大誓之師乃慆也鄭注大傳曰慆喜也大傳字从心說文引書字从手是今文古文之異字異而訓亦不同也段玉裁曰此引周書而釋之明周書搯不訓揗如圛者升雲半有半無圛者疾惡也同一文法古音抽搯同在第三部明此搯爲抽之叚借又引詩以證之也詩清人之搯亦訓抽今本經作抽字則以訓故字改其本字也大傳本不與孔壁本同許所偁者孔壁本也如鴟鳥之異

又案段玉裁云馬鄭王所注所引許叔重及孔穎達

賈公彥所引皆古文尚書之大誓也唐人以僞孔之大誓爲古文則不得不呼馬鄭王所注眞古文大誓爲今文大誓如以僞孔之二十五篇爲眞古文則不得不呼馬鄭二十四逸篇爲張霸僞書矣

漢書敘傳班伯對上曰書云廼用婦人之言〇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

又谷永傳書曰廼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

案此所引書共二十五字上十字師古曰此今文泰誓之辭下十五字師古云亦泰誓之辭也段玉裁曰

此正分别謂此十五字非牧誓之辭小顏時大誓見存或譏其指牧誓爲大誓非也

又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谷永對曰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師古曰周書泰誓也

又平當傳當上書曰書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泰誓之辭

白虎通諫諍篇尙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說苑卷二大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

案元朔元年是武帝卽位之十二年其時已稱大誓則非出於武帝末年此又其一證也段玉裁曰史記漢書白虎通說苑孟子注所引皆後得之大誓也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尚書正義卷一）劉歆七略語與別錄同惟讀作讚（文選四十三注）移書讓太常博士曰大誓後得博士習而讀之馬融書序亦曰大誓後得

鄭康成書論曰民間得大誓按後得之大誓與伏生二十八篇統爲歐陽夏侯尚書若顏師古司馬貞所見者則馬鄭本之古文大誓而謂之今文大誓者謂僞古文大誓爲古文則不得不謂眞者爲今文也此後得之大誓三篇唐已後既亡諸所引者皆散見於舊籍者也大誓伏壁無之武帝以與博士讀說傳以教人合二十八篇總之二十九篇藝文志云孔安國得古文尚書以考二十九篇是也於伏壁二十八篇之外增爲二十九篇此以知得諸民間之大誓統爲一篇如般庚不分爲三顧命不分爲二也大小夏侯

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皆是也

古文尚書出孔壁中亦有大誓而分爲三篇合諸伏生二十八篇析爲三十一逸書十六篇析爲二十四共計五十八篇是以劉向別錄桓譚新論皆云五十八篇班氏作藝文志以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故云古文經五十七篇或疑孔壁無大誓三篇果爾則五十八篇五十七篇何以符合馬鄭王何以爲之注馬疑之而仍注之者夫固以壁中所有合於博士所習也馬云大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多王肅亦云大誓近得

非其本經馬王此論本屬疑所不當疑而僞孔氏竊取其說乃別造大誓三篇以實彼之僞凡傳記諸子所引大誓語盡組綴其中以衒此之眞梅賾上之孔穎達疏之於是馬鄭王所注眞古文大誓遂廢以至於亡孔壁書五十八篇僅存三十一伏書二十九篇仍存二十九皀由作正義者用孔廢鄭之故也三篇伏孔正同若孔作鵰伏作烏鄭注讀鵰爲烏用今釋古此見其字亦有異處耳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穆叔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〇杜預注今尙書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

昭元年傳子羽曰大誓曰天之所欲天必從之○杜注逸書

國語周語單襄公曰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韋昭注今周大誓無此言其散亡乎

鄭語史伯對鄭桓公曰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應劭風俗通義過譽篇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春秋左氏昭二十四年傳萇叔曰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杜注今大誓無此語

成二年傳君子曰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

也
管子法禁篇大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
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
祥戎商必克○韋注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朕武
王自謂也協合也襲亦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見者也
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
必克之
禮記坊記篇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
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鄭注大誓尚書

篇名也今大誓無此意則其篇散亡

孟子滕文公篇大誓曰我武惟揚侵於之疆則取於殘

殺伐用張於湯有光○趙岐注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

之時大誓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

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

案段玉裁云趙氏但守今文尚書而不見古文尚書

故云爾大誓三篇伏孔正同若三篇內無傳記諸子

所引之文則周書大誓不止此三篇之故也

萬章篇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趙注

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孟子盡心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趙注曰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欲令武王來征已之國

案邠卿此注當亦本尙書今文家說攷孟子音義云犀音西義與棲遲同息也久也字從尸下辛或作犀牛字誤也段玉裁曰丁說殊誤字當作屖从牛國語曰角犀豐盈國策曰眉目準頞犀角權衡偃月今人

謂之天庭古謂之犀角頟角犀厥地文選注引作撅地謂人叩頭似若以角發地然也說文曰厥發石也喬樅謂段說良碻孫志祖讀書脞錄載嚴照云趙注孟子有足證梅本古文尚書之僞者如此注若崩句厥角稽首句厥竪也不連崩字爲文故章指有殷氏厥角周師歌舞之語今僞古文泰誓以若崩厥角四字連文而訓厥爲其崩角之詞殊不可解漢書諸侯王表敘云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文選陸倕石闕銘云厥角稽顙皆可證古讀也

孫卿議兵篇泰誓曰獨夫紂

墨子兼愛下大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

西土

墨子非命上於大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

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扁天亦縱之棄而

弗葆

非命中篇先王之書大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

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

不亦棄縱而不葆

天志中大誓之道之曰紂越闕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

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僇僔務天下天亦縱棄紂

而不葆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大誓去發以非之

案閻若璩曰有一書被引數處雖小有同異辭則甚古者墨子引大誓紂夷居一段是也今晚出古文於弃厥先神祇不祀之下增犧牲粢盛既於凶德以合箕子之言删去天亦縱弃紂而不葆一句以便下接孟子書豈墨子別一大誓乎

尚同篇大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

非命下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

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

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案帝字當是商之譌）

案王鳴盛曰古人文字多用韻不獨周易老子爲然

其與人面語亦間以韻成文堯曰咨爾舜一段躬中

窮終韻協太誓曰我武惟揚一段揚彊張光韻協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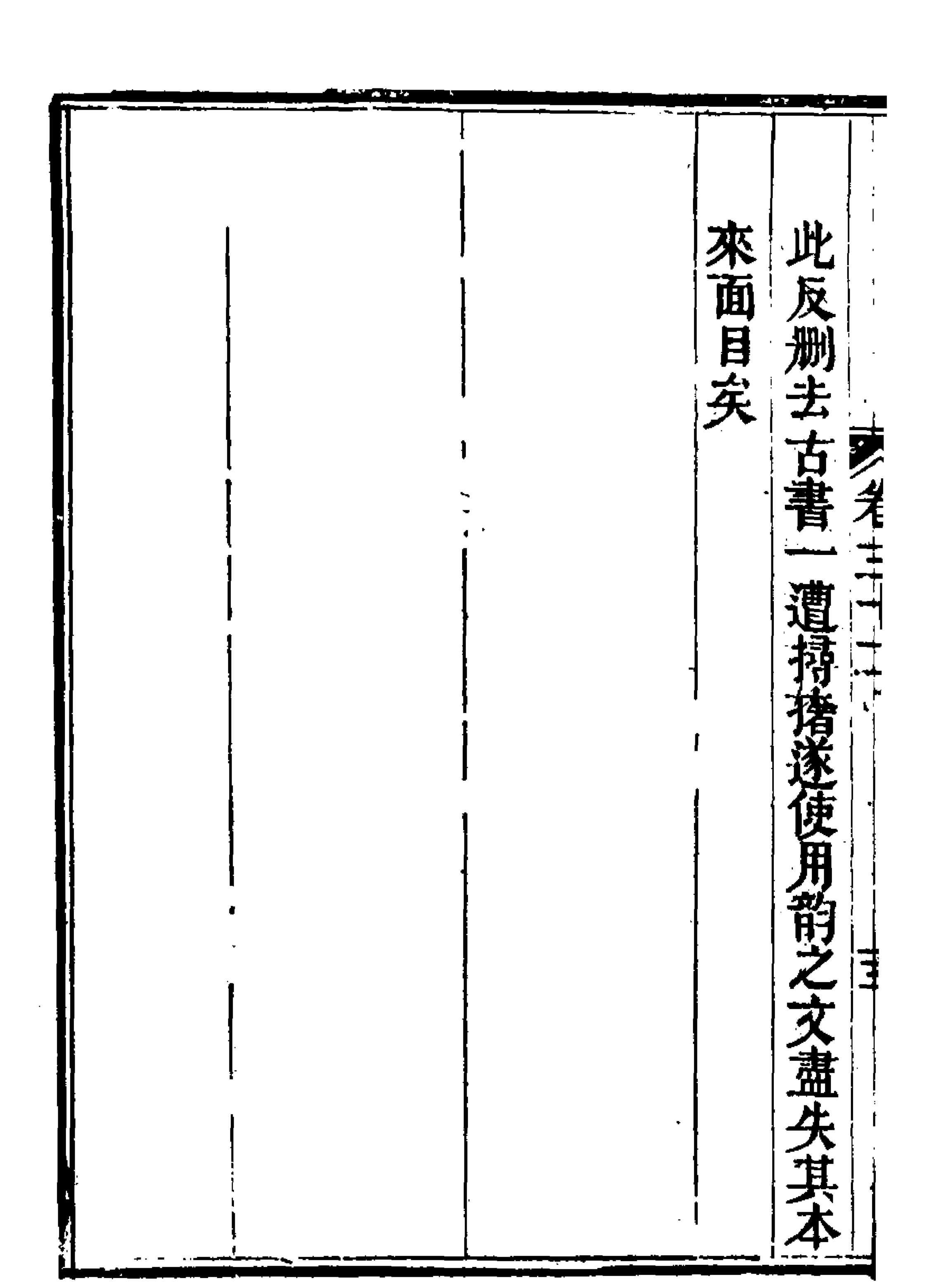
子引大誓天有顯德一段亦有韻之文僞古文將天

有顯德二句及上帝不順二句别移之下篇又因上

帝不常二句别見墨子非樂篇已取入伊訓遂删去

之夫此二句在非命篇既謂之大誓則在非樂篇者

雖不言太誓其爲太誓可知乃以大誓入伊訓而於



此反刪去古書一遭捋撦遂使用韵之文盡失其本

來面目矣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於牧野作牧誓

周本紀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

案栘本尚書敘作虎賁三百人百當爲千孟子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呂氏春秋簡選貫因二篇亦皆云武王簡車三百虎賁三千以要甲子之事而紂爲禽皆與史記合後漢書順帝紀注引漢官儀曰書稱虎賁三百人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赴也其誤千字爲百與尚書序同江聲曰司馬法云

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稱虎賁之士然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則三百乘當三千人矣宜据史記諸書訂正書敘之誤字段玉裁曰韓非子戰國策皆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惟風俗通皇霸篇云尙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與今本異周禮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虎賁言其勇也蓋周以此勇士滅殷後因之設虎賁氏此時周禮未備不必泥於周禮虎士八百之數以爲之說也喬樅謂段說是也應劭風俗正失篇引尙書與序正合當以正失篇言虎賁三千人爲是皇霸

篇言八百人蓋偶失檢耳

漢書律麻志云武王書經牧誓武王伐商紂水生木故為木德天下號曰周室

淮南泰族訓曰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

風俗通正失篇曰謹案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之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

與紂戰於坶野

白虎通誅伐篇戰者何謂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

說文土部曰坶朝歌南七十里地也从土母聲周書曰

武王與紂戰於坶野

案段玉裁云作紂者從今文尚書說文引說命牧誓

序卽謂之商書周書也

論衡恢國篇曰傳書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

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民身赤以爲天神

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武成之篇言

武王伐紂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舉脂燭

殆且然矣

武王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周本紀武王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案古文尚書敘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與史記文異此古文今文之敘有不同也獸狩古字通用惠棟曰狩本古獸字何休公羊桓四年傳注云狩猶獸也攷隸釋張遷碑云張釋之律忠弼之莫帝游上林問禽狩即史記張釋之傳帝問禽獸事是碑亦以狩爲獸也段玉裁云淮南覽冥訓云狡蟲死高誘注曰蟲狩也漢石門頌云惡蟲弊狩即惡蟲弊獸也喬樅攷呂覽愼大篇武王克殷進殷之遺老

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遺老對曰欲復殷庚之政武王於是復殷庚之政是記政事即記殷庚之善政而復之也書正義引鄭注云武成者著武道至此而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鄭君已不及見其逸文殘闕僅存八十二字見於漢書律麻志而已今之武成乃晉人僞作耳

漢書律麻志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於征伐紂○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師古曰霸古魄字○又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

王紂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
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
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
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翌
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
○師古注云祀馘獻於廟而告祀也
案段玉裁曰班云向子歆作三統厤及譜以說春秋
推法密要故述焉本志自此以下皆述歆說也歆時
武成未亡故偁之若班時則武成已亡矣
又案律厤志云序曰一月戊午師渡於孟津至庚申

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壄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又云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六日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引武成篇三月既死霸四月既旁生霸云云爲證師古注曰亦今文尙書也不知武成篇今文尙書所無而孔氏逸書有之則律厤志所引乃古文尙書也師古誤仍枚本僞古文爲眞古文尙書故以此所引爲今文尙書此大謬也

又案逸周書世俘解云時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
戌武王朝至燎於周廟武王乃夾於南門用俘皆施
佩衣衣先入馘入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
旂妻二懸首赤旂乃於先馘入燎於周廟若翼日辛
亥祀於位用籥於天位粤五日乙卯武王乃於庶祀
馘於國周廟皆與武成篇合是其事也

國語周語曰昔武王克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
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
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
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

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韋昭注曰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爲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津天漢也析木次名從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爲析木其間爲漢津謂戊子日日宿箕七度辰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於殷爲十二月夏爲十一月是日月合辰於前一度星是辰星天黿

次名一曰元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天黿謂周
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
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距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巳未
晦冬至辰星在須女伏天黿之首辰星在須女日在析
木之津辰在斗柄故皆在北維北維北方水位也顓頊
水德之王帝嚳木德故受之於水今周亦木德當受殷
之水猶帝嚳之受顓頊也二月周二月四日癸亥至牧
野之日夜陳陳師未畢而雨雨天地神人叶同之應也
夜陳之晨旦甲子昧爽左杖黃鉞右秉白旄時也黃鐘
所以宣氣養德使皆自勉尙桓桓也名此樂爲厲所以

厲六軍之衆也商紂都也文文王也厎致也旣殺紂入商之都發號施令以昭明文王之德致紂之多辠太族所以贊陽出滯蓋謂釋箕子之囚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也三王大王王季文王也嬴內地名憲法也施施惠舍舍舞也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全德示民軌物亂治也也柔安也

尙書大傳曰武王與紂戰於牧之野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焉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有罪者殺無罪者

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於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藉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於復徵乎〇注云胥餘里落之壁

案通鑑前篇武王十三年引大傳此文全又記纂淵海六十一引太公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憎人者

惡其胥餘注云出尙書大傳大戰篇是此篇皆大戰篇之文也今攷篇中有封墓表閭發粟散財等事通鑑前篇入之武王十三年中疑當在武成篇伏生書經武成篇已亡僅存牧誓篇故附載其文於牧誓傳別目爲大戰篇也

又曰太公曰罵女毋歎啞女毋乾毋歎毋乾是謂艱難

史記張良傳良對漢王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放牛桃林之陰

以示不復輸積○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商容紂時賢人也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大行山武王欲以爲三公固辭而不受蘇林云苹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云軒曲周屏車晉灼云桃林在宏農南閿鄉谷中應劭十三州記宏農有桃邱聚古桃林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廣三百里

漢書張良傳良謂漢王曰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式箕子門封比干墓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殷事

以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息牛桃林之墟示天下不復輸積○服虔曰鉅橋倉名也○臣瓚曰鹿臺臺名在朝歌城中○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晉灼曰桃林在宏農閿鄉南谷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里門曰閭表謂顯異之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之許愼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圓三百里卽謂此也其山谷今在閿鄉縣東南湖城縣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

案諸所言疑皆武成逸篇事也

淮南主術訓曰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釋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

又齊俗訓曰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

說苑貴德篇曰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

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
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
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
以其仁而有德也
後漢書卓茂傳光武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
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
論衡藝增篇曰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
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
乎如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喪武成之言血流浮杵亦太過

焉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
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
士傷故至浮杵
論衡語增篇曰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非其實也察
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孟子曰吾於
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至不仁如何其血之流杵
也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
三國志鍾會傳會檄蜀文曰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
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
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

又會上言曰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

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

三國志後主傳後主詔曰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

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

倒戈

武王勝殷殺紂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周本紀武王革殷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釋箕子之囚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

宋世家武王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對以洪範九等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

尚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甫釋箕子囚箕子不忍為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

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

案據大傳則箕子承武王之問而陳鴻範在封朝鮮後是因箕子來朝而武王訪之也江聲云言以箕子歸者敘鴻範所由作也言立武庚者推原箕子所由歸也箕子之歸不但爲受周之封實感武王爲其君立後故也段玉裁曰三統厤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

按史記謂九年觀兵十一年滅紂作大誓牧誓武成

分器又二年爲十三年問箕子以天道劉歆三統厤則滅紂作洪範皆是受命十三年一年內事此其不同也攷左傳三引洪範說文五引洪範皆曰商書漢書儒林傳云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且以洪範先於微子按商書周書各四十篇今若移之則皆非四十矣疑洪範系商書者今文尚書系周書者古文尚書也左氏所據同於今文

後漢書東夷列傳曰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𨽻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〇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

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囘頑薄之俗就寛畧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

武王既勝殷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

周本紀武王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封尚父於營邱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叔度於蔡餘皆以次受封○集解鄭元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也

案古文尚書敘封字作邦班下無賜字分下無殷之二字邦古封字也漢書嚴助傳云封內甸服封外侯

服是卽周語所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也

康誥敘云邦康叔張正義曰古字邦封同是已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

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西旅越葱嶺而來王

尙書正義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獻見於周

案尙書釋文獒引馬云作豪酋豪也是馬鄭讀同鄭注書敘云旅獒逸而馬鄭均知其訓者蓋此篇出孔壁中當時尙存於秘藏故馬鄭得見其文知爲獻見酋豪於周也獒豪音同古文叚借字江聲曰後漢書西羌傳云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彊則分其種爲酋豪是西戎無君名其長爲酋豪之明證王鳴盛曰漢書

趙充國傳注孟康曰豪帥長也傳中先零豪名封煎罕开豪名靡當兒又有大豪中豪小豪之別乃知羌戎稱豪訖漢猶然也僞傳以爲犬犬高四尺爲獒人家常畜左傳公嗾夫獒豈遠物哉郭璞注爾雅引此孔傳其時僞書已盛行矣喬樅謂今文尚書本有百篇之序疑作獒者古文尚書用假借字其今文尚書序用豪本字故馬鄭注均讀獒爲豪讀從今文也

淮南要略曰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閒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老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彊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

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尙書正義曰鄭注云巢伯南方之國世一見者

毛詩正義曰鄭注云以武王卽位來朝

案周禮賈疏引鄭尙書序注與詩疏引同江聲曰旅者遠人之稱旅獒及旅巢命皆以旅名篇皆以遠爲義也王鳴盛曰魯語桀奔南巢韋昭注云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也文十二年左傳楚人圍巢杜預注云巢吳楚閒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巢伯殷之諸侯鄭說殷制無子男惟公侯伯三等荒服則無公侯槪稱伯也

武王有疾不豫周公作金縢

魯世家武王克殷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告於大王王季文王藏其策金縢匱中明日武王有瘳

案尚書釋文云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是馬所據古文尚書序亦與史記文同

又按三家傳伏生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以金縢次大誥後尚書大傳次序亦然葉夢得云伏生以金縢作於周公歿後故也喬樅謂今文尚書敘百篇先後之次第據史記周本紀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以

微子開代殷後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是書敘
編次金縢仍在大誥之前也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

周本紀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

魯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

案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克殷即謂誅武庚及三監之事也古文尚書以大誥次金縢後據尚書大傳則大誥在金縢前此今文古文篇

次之不同也

又案版本無命字唐石經初刻有後磨改段玉裁曰正義云黜退殷君之命又云獨言黜殷命者又云故特言黜殷命也然則正義本有命字明矣此云將黜殷命下文云旣黜殷命正相銜接釋文誥本亦作㒷

按汗簡集韻皆有㒷字據汗簡四聲韵其字下从六非从廾也

武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開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宋世家周公旣承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後

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微子故能仁賢

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

案鄭注尚書序云微子之命亡

白虎通攷黜篇曰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賓客重先王

也以其嘗公也罪惡足以絶之卽絶更立其次周公誅

祿甫立微子

又三正篇曰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

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

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先祖

三國蜀志後主傳注引鄧艾報後主書曰昔微子歸周實爲上賓

尙書大傳曰微子將往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蔪蔪兮禾黍之䵩䵩也曰此故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爲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先大夫曰文選思舊賦注引歌作禾黍䵩䵩於韻不協非也蓋緣篇首云云而誤當從學齊佔畢所引作

油油與仇協韻禮記正義引禾黍之油油爲箕子歌亦誤禮記正義是據史記但史記以爲箕子而書大傳以爲微子且稱父母之國尤爲有理不知司馬子長何所据而與書傳抵梧耶

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

周本紀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於兵所作嘉禾○徐廣音義曰歸一作餽

魯世家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案母疑是晦之壞字

韋昭國語注曰書曰異畝同穎

案古文尚書序作歸禾歸餽二字古相通用如古論語作饋魯論語讀饋字爲歸是其證也歸餽古今文之異史記據今文尚書本用餽字而周本紀餽作歸

與曾世家異者疑是後人轉寫依古文尚書改之覯

徐廣音義云歸一作餽可見舊書本是餽字也

尙書大傳略說曰成王削桐葉爲珪以封唐叔

周公既受命禾魯天子之命作嘉禾

周本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亦作嘉禾○徐廣音義曰魯尚書序云旅天子之命

嘉天子之命

魯世家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徐廣音義曰嘉一作魯今書序作旅也

案春秋正義云石經古文魯作表說文云表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蓋古旅字魯字皆作表故旅字亦作魯也魯秦和鐘曰以受毛魯多釐董逌云魯古文旅是已索隱乃云魯字誤史意云周公嘉天子命

於文不必作魯此由不知魯卽旅字見篇名嘉禾遂
改魯爲嘉耳旅與臚通臚猶傳也旅天子命者謂傳
天子之命也又漢書敘傳云大夫臚岱集注引鄭氏
曰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
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喬樅謂據孫氏瑞應圖
言周公受嘉禾有獻之文王之廟語攷史記六國表
云臚於郊祀漢書郊祀志載郊祀歌云殷勤此路臚
所求又云遍臚驩騰天歌又云并汨臚析奚遺則此
旅天子命謂奉天子命獻於文王廟於義亦通
尙書大傳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

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穗抑天下其和爲一乎拔而貢之文王之廟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

又曰交趾之南有越常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常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辭不受謂越裳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正朔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澍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

致以薦於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注質亦贄也
先大夫曰案詩疏引大傳作德澤不加政令不施惟
白虎通通典引政令作正朔當是傳本各異劉勰文
心雕龍云尚書大傳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作列風淫
雨列淫義當而不奇別淮理違而新異乃謂大傳作
別淮攷太平御覽先引尚書說曰淮雨注淮暴雨之
名也下又引尚書大傳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澍雨注
云烈風東西南北來也澍雨暴雨也兩書兩注各不
同則尚書說非伏生大傳而大傳作澍不作淮明矣
藝文類聚天部引作烈風迅雨亦非而烈字諸書不

異鄭君亦無注則大傳作烈不作别又明矣恐彥和適見誤本大傳執以為說未可據也尚書舜典正義毛詩蓼蕭序周頌譜正義並引作烈風淫雨則唐人因彥和之語遂改從帝王世紀並易澍為淫耳毛詩周頌譜正義引越裳作越常裳常古通疑大傳舊本如此

案漢書賈捐之傳云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晉灼注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又王莽傳云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又曰功德茂著宗廟以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其語蓋皆本於今文尚書說及

伏生大傳也

說苑辨物篇曰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者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者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

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

案鄭注尚書序云嘉禾篇亡是古文今文皆無之而漢時引有此文者此或壁中書於增多十六篇外別有殘章零句流傳者故得引之抑如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外九共帝告逸文皆載之伏生虞夏傳殷傳中未可知也漢藝文志攷證云大傳序又有嘉禾揜誥今本闕則此語當卽在嘉禾傳是亦本之伏生也惜今無可攷矣

後漢書南夷列傳曰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六年制

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生之神致以薦於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

案此亦採伏生書傳之文

孫氏瑞應圖曰周時嘉禾三本同穗貫桑而生其穗盈箱生於唐叔之國以獻周公曰此嘉禾也太和氣之所

生焉此文王之德乃獻之文王之廟

案此當亦本之尚書大傳今本大傳亡佚文闕不具耳

論衡恢國篇曰成王之時越裳獻雉倭人貢暢

風俗通十反篇曰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

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

中論智行篇曰周公之爲諸侯猶臣也及其踐明堂之祚負斧扆而立則越裳氏來獻白雉故身不尊則施不光居不高則化不博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衛世家周公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

案尚書釋文梓本亦作杍孜郭忠恕汗簡云杍古文尚書梓是古文作杍材今文作梓材也書正義引馬融注以康爲國名在畿內又引鄭元注以康爲號謚馬鄭說各不同江聲云逸周書康之爲謚有三誼故鄭以爲謚據史記言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則是康叔當武王時實未有國追三監既誅以其地封

康叔則康叔始封卽爲衛國也鄭說誠是馬說非也
漢書地理志曰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旣滅殷分其畿內
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
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
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
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於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
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鄘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
於淇河水洋洋鄘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
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鄘衛之歌
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師古

曰康叔亦武王弟也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

案說者以班志引書序云云謂康叔號曰孟侯與伏

生大傳言天子大子年十八謂之孟侯詛異疑非用

今文家說且所引書序亦與古文尚書敘不同喬樅

謂地理志所引乃大誥之敘非康誥敘也據大誥序

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班蓋引之以證三監耳其

云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此是班約大誥序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及康誥序既伐管叔蔡叔以

殷餘民封康叔之語非書序原文也其以康叔號曰

孟侯者蓋本小夏侯說國之從祖伯從鄭寬中受小

夏侯尚書知其家世是習小夏侯之學也

楊子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

案諸家說多據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謂俄空即脫簡也段玉裁云此謂書序有百而酒誥則無序非謂尚書闕酒誥也凡後人所謂數篇同一序皆有有目無序者厠其閒如咎繇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咎繇謨棄稷按其實則棄稷不統於此序所以作棄稷者不傳也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按其

實則疑至臣扈不統於此序所以作疑至臣扈者不傳也大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按其實則原命不統於此序所以作原命者不傳也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按其實則高宗之訓不統於此序所以作高宗之訓者不傳也尚書大傳以桑穀共生事系高宗之訓五行志引劉向說亦以桑穀系高宗不系大戊故師古曰其說與尚書同或者伏生差謬也今本漢書注誤作與尚書大傳不同酒誥梓材亦正此類以殷餘民邦康叔故作康誥一篇其酒誥梓材不統於此序故失其傳俄空云者偶不存之謂非竟亡也然至於久而闕則竟亡矣故曰今亡夫子

雲獨舉酒誥者舉一以例其餘也段說亦通足以備

一解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雒誥

周本紀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業洛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

案公羊傳宣十六年疏引鄭注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攷馬注洛誥雒七年亦云攝政七年天下太和與鄭說同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周公作無佚

周本紀曰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

周公作毋逸

魯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毋逸以誡成王

案本紀言作多士而兼舉無逸世家言作毋逸而兼舉多士則知此二篇周公同時所作故連及之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燕召公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

周本紀召公爲保周公爲師

漢書賈誼傳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孫寶傳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以周公旣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與孫寶所言畧同然則鄭君此注亦據今文尚書說也

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說遠則四國流言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賈逵左傳注云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淮夷也

案賈注見左傳昭元年正義引以證周有徐奄句也尙書釋文云政如字馬本作征云征正也馬本乃古文尙書而字作征者疑是讀從今文也敘言伐淮夷踐奄皆征伐之事則字當作征爲正政正古今文之異周禮均人掌均地政鄭注云政讀爲征禮記王制五十不從力征亦皆作政是古字通用之證釋文云馬本作征不言鄭本文異知鄭用古文本作政字與

隸古定本同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薄姑

周本紀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〇集解馬融曰薄姑齊地

案隸古定本作遷其君於蒲姑釋文云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馬作蒲姑與史記合是亦讀從今文尙書也薄蒲聲相近故古相通用江聲曰左傳云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則奄與蒲姑相接壤遷奄君於蒲姑則如無遷據伏生大傳云奄君蒲姑謂祿父曰周本紀云遷其君薄姑然則薄姑奄君之名此敘當言將遷其君薄姑於乃衍字也成王遷奄君其地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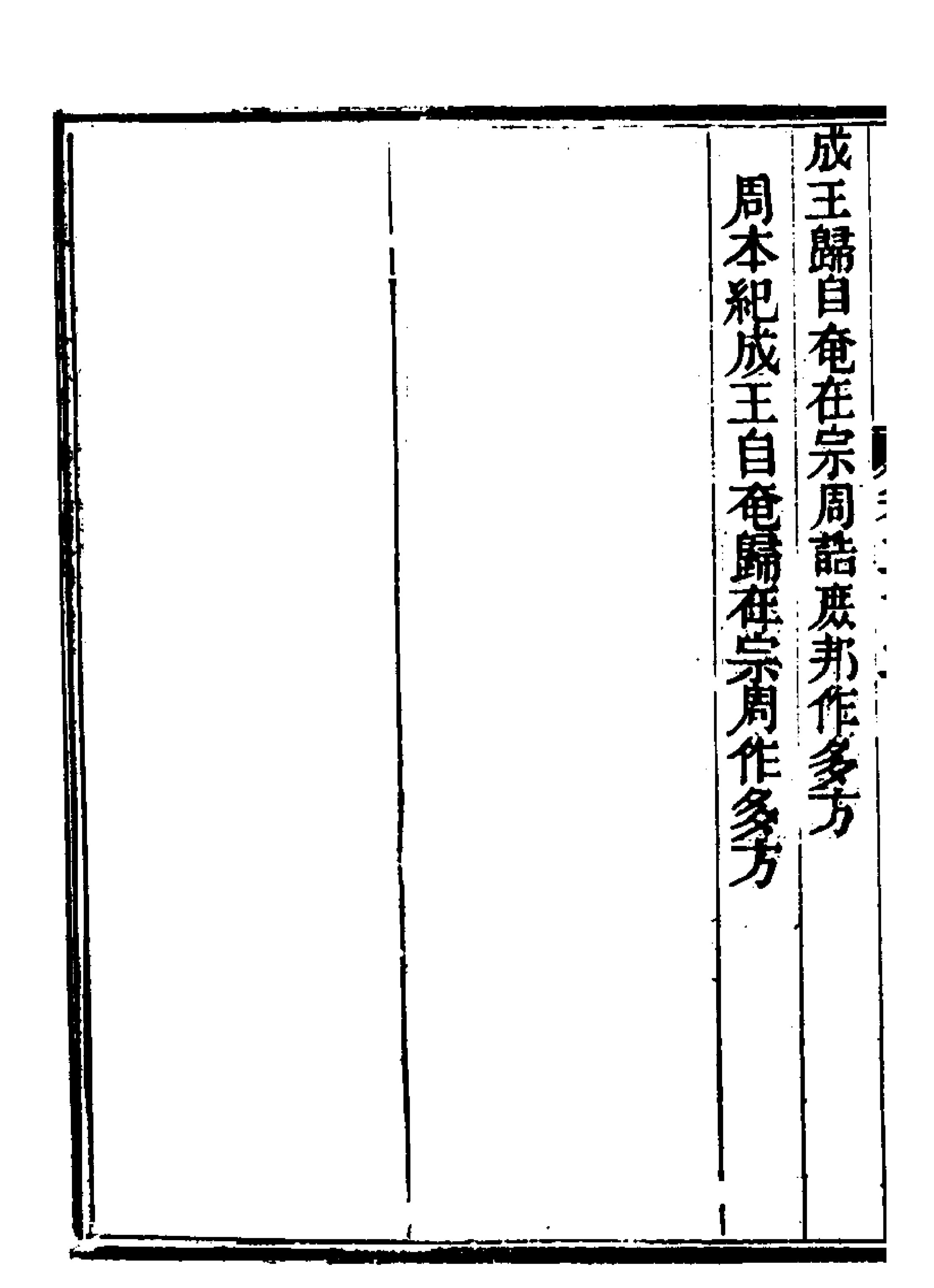
爲齊所有故左傳云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氏即奄君也

漢書地理志曰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

案尚書大傳周傳金縢篇奄君薄姑謂祿父曰鄭君注云元或疑焉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今攷鬬駟十三州志說亦與漢書地理志畧同是蒲姑卽奄君故皆以氏稱之斷非地名也江說甚確

尚書大傳周傳曰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遂踐奄踐之云者藉之也藉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

又曰大夫有汙豬之宮殺君之地雖有美萊有義之士
弗食
茶踐奄周本紀作殘奄殘與踐亦通鄭注周禮引王
覇記殘滅其爲惡誼皆訓爲滅也又漢書藝文志攷
證云大傳序有嘉禾揜誥今闕疑揜卽奄之異文揜
誥卽此將薄姑篇也曲阜孔廣林云成王既踐奄作
成王政揜誥其卽成王政與孔說亦通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本紀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

成王既絀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

周本紀成王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

魯世家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

案鄭注尚書序云周官亡僞孔氏僞造周官篇列立政後堯典正義云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周官在立政前第八十六江聲曰案此事與上三敘相承次則事相聯接皆在周公攝政三年也立政

經云孺子王矣則是周公致政之後自當先周官而後立政宜從鄭本王鳴盛曰周禮疏引鄭志趙商問有云成王周官是攝政三年時事此語必本於康成立政是成王即政時事自應在周官後也喬樅謂據史記周本紀亦多方周官相接魯世家亦以立政次周官後鄭本與史記正合知古文今文並同是其次第確不可易矣

周禮小宰職注曰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

鄭志趙商問曰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

按據鄭周禮注及鄭志趙商問云云是周官篇雖亡而其遺文佚句或散見於伏生大傳周傳中故鄭君據以爲解而趙商亦得據以爲問也周官篇有立太師佚文十一字而作僞者卽襲取之以取信於人也又古文尚書序但云周公作立政而未著其義段玉裁云凡言皆單作明君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周公作立政皆讀尚書而義自見者也

賈子新書曰天子不喻於先聖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詩書無宗學業不法此太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惠於庶民不禮於大臣不中於折

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戒於齋不信於事此太傅之責也古者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敘音聲不中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無節此太保之責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諸侯遇大臣不知文雅之辭言語之道簡聞少誦不博不習此少師之責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列側不以度采服從好不以章忿悅不以義與奪不以節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處燕私安而易樂而耽飲食不時醉飽不節寢起早晏無常玩好器弄無制此少保之責也此古天子

日輔弼之禮也自爲天子而賢智維之故能慮無失計舉無過事終身得中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愼之命

周本紀成王既伐東夷息愼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愼之命○集解馬融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

案古文尙書敘肅愼來貢釋文云肅愼馬本作息愼云北夷也攷史記五帝紀北發息愼集解引鄭元云息愼或謂之肅愼東北夷是鄭本亦作息愼皆與史記合肅音近息古字通逸周書王會解北有稷愼亦卽息愼也賜僞孔本作俾釋文云馬本作辨江聲曰俾當作畀畀賜也書或爲辨辨古班字班亦賜也王

以息愼所貢分賜榮伯也隷古定本凡俾字作卑與
畀字無異而其傳或解爲予或解爲使唐天寶中詔
以時字改其文凡其傳之解爲使者皆改作俾故此
畀字正義本亦改作俾史記錄此文作王賜榮伯據
賜義則字當爲畀明矣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曰夷狄者與中國絶域異俗非中
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尚書大傳曰正朔
所不加君子所不臣也
後漢書東夷列傳曰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
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以後世

服王化遂賓於四門獻其樂舞桀爲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寖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及武王滅紂肅愼來獻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康王之時肅愼復至

三國志東夷列傳曰書稱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肅愼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此

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亳姑

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尚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也故周公死成王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

有德

又曰周公致政封魯老於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及死成王葬之畢而云示天下不敢臣故公封於魯身未嘗居魯也

先大夫曰案荀子儒效篇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楊倞注云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此周公老於周之事

漢書劉向傳曰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

公葬於畢

案僞孔傳云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斥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段玉裁曰案上文作蒲或作薄不作亳也喬樅謂段說是也鄭注書序云亳姑篇亡是孔氏逸書亦無此篇作僞者將何所見而鑿空妄爲之說其不足信明矣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禮記鄭注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名篇在尚書今亡

案鄭君毛詩譜云周公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攷汲郡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平公治東都沈約云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是也

禮記坊記篇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緇衣篇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

聖

又云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注云言出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

案以上皆君陳篇之佚文也禮記傳自夏侯始昌與大小夏侯尙書同一師承則是今文家之學也鄭君注緇衣篇所引君陳云云本於禮家師說則亦今文尙書家之言也

春秋繁露竹林篇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

皆若是

案王鳴盛曰坊記善則稱君引君陳云云善則稱親引大誓云云取證大誓爲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爲人臣之言例可知也僞古文以此爲成王語非是惟艮顯哉鄭於坊記注本以爲臣口中稱美君德之詞而僞古文乃作成王嘆美此臣語尤非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周本紀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中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集解鄭元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

案尚書釋文云康王既尸天子馬本此句上更有成

王崩三字攷隸古定本無之然則馬本蓋據今文尚書序補之馬鄭王皆古文本而釋文不言鄭王本有異則其本與隸古定本同可知也段玉裁曰按康誥當云康王之誥大史公於般庚曰三篇於顧命康王之誥别爲二篇皆依孔子序尚書語若依伏生書則皆不分矣

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周本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案隸古定本尚書策字作冊古今文之異也又畢下無公字段玉裁云按史記畢下有公字困學紀聞亦云尚書脫一公字然則宜據史記訂補之鄭注云畢命亡按亡疑當作逸

漢書律厤志曰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〇孟康曰逸書篇名

案尚書正義引策下有書字惠棟曰逸書二十四篇

有冏命愚謂冏當爲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厤引畢命豐刑十六字康成注書序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篇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書爲說段玉裁曰惠說蓋是也鄭云不同與此序相應七字一句謂序無冊命霍侯之事而篇中有之不相同也其下又有非也二字亦是鄭語謂秘書所謂畢命篇者蓋非畢命也古文疑信參半絕無師說此諸大儒所以不敢爲之注也但鄭親見此篇舊稱畢命則二十四篇有畢命無冏命可知矣王鳴盛亦云不同謂冊命事不同下別言與此敘相應引少一不字爾逸

篇是冊命霍侯此敘言冊畢公是不相應故云非也

謂逸篇非即此篇書也

穆王命君雅爲周大司徒作君雅

禮記鄭注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尙書篇名也

案段玉裁云此注當云名篇在尙書今亡與君陳一

例

禮記緇衣篇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

小民亦惟曰怨○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資當爲

至齊魯之間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言也

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言民恒多怨

爲其君難

案尙書釋文云君牙或作君雅是尙書別本亦有作

雅字者牙蓋卽雅之消借字故禮記從今文作雅也

穆王命伯㚖爲周大僕正作㚖命

周本紀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㚖申誡太僕國之政作㚖命

漢書古今人表伯㚖列上中第四等〇師古曰穆王太僕也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一尙書大傳冏命爲㚖命

案說文夰部云㚖从夰臦周書曰伯㚖許所引據古文也史記漢書所載據今文也是古文今文皆作㚖字僞孔本作冏命釋文云冏字亦作臩王鳴盛曰臦古文冏字俗人不識㚖因其从臦臦是古文冏字遂

省改作冏釋文云字亦作臩陸德明在唐初尙見古
書此必臩字而俗刻誤也
又案段玉裁云說文夰部臩驚走也一曰往來見从
夰㗊㗊下當有聲字又引周書曰伯臩古文㗊古文
冏字按此七字不可解當作古文言伯冏五字如粤
柟古文言由柟之比葢作冏者古文尙書作臩者今
文尙書是以周本紀古今人表皆作臩今本漢書作
褢者譌字也尙書釋文冏九永反亦作臩臩亦臩之
譌字也臩俱往切亦俱永切冏今音在庚清部古音
在陽唐部又集韵三十八梗㗊人名周有伯㗊通作

冋此葢說文古文𨘲之云故也又唐人文字亦用伯

𣅀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管蔡世家蔡叔度旣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

案堯典正義云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柴誓前第九十六又云鄭依賈氏所本別錄爲次自當從之但此篇是成王時而列之穆王時書之間明係篇第錯亂鄭姑仍其舊而不敢耳

左氏春秋定四年傳祝鮀曰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

畋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

書云王曰封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案段玉裁云左氏傳及禮記緇衣篇引尙書有也字

者皆用其時語助加之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竝興東郊不闢作肸誓

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竝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遂平徐戎定魯○徐廣音義曰肸一作鮮一作獮○裴駰曰尚書作粊○索隱曰尚書大傳作鮮誓鮮誓即肸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獮也言於肸地誓衆因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即魯卿季氏之費邑地名案鄭注周禮雍氏及禮記曾子問皆引作粊誓皆三家之異文也說文米部云粊惡米也从米比聲引周書有粊誓然則古文亦作粊誓矣今書注疏本作費

非是索隱以爲肸卽季氏之費邑然則費乃唐人所改也

又案堯典正義云孔以棐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今文篇第無可攷今從鄭編次列呂刑之前焉尙書棐誓序釋文云東郊不閞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顏氏匡謬正俗云棐誓序東郊不閞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閞古闢字闢訓開故孔傳釋云東郊不開不得經讀閞爲開段玉裁曰說文門部云闢開也从門辟聲虞書闢四門从門从𠬞今本釋文閞改作開非是陸不云舊本而云舊讀

謂其音也非謂其字也匡謬正俗云不得徑讀閒爲開閑字作闗亦謬陸顏二君皆正俗讀之非然則書序本作閑唐石經初刻從馬作闖尙爲不誤後依衞包改爲開字此衞包以前誤讀閒如開而字形不誤衞包以後竟作開字形與音俱非矣古文閒與開姑開字所爭些子是以舊或讀開耳困學紀聞閒作開誤也

甫命穆王訓夏贖刑作甫刑

周本紀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

詩大雅崧高箋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

案段玉裁曰書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八字一句謂呂侯命穆王也鄭注緇衣篇云傅說作書以命高宗與此一例

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晉世家晉文公重耳獻楚俘於王王命晉侯爲伯賜大路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作晉文侯命

案僞孔本尚書作平王錫晉文侯釋文云馬本無平字錫馬本作賜據馬本無平字則知古文尚書不以此爲平王錫文侯仇其說蓋與史記同也

新序善謀篇晉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鄭晉侯以師逆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其後三年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

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
案劉向新序說與史記合是漢人舊義皆以文侯爲
文公重耳後漢書丁鴻傳言召見說文侯之命篇李
賢引平王文侯仇事爲證恐非其怡也段玉裁曰按
史記自序曰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是據今
文尙書劉向新序亦稱晉文公之命皆用今文尙書
說也如金縢篇多用周公以天子禮葬魯得郊祭之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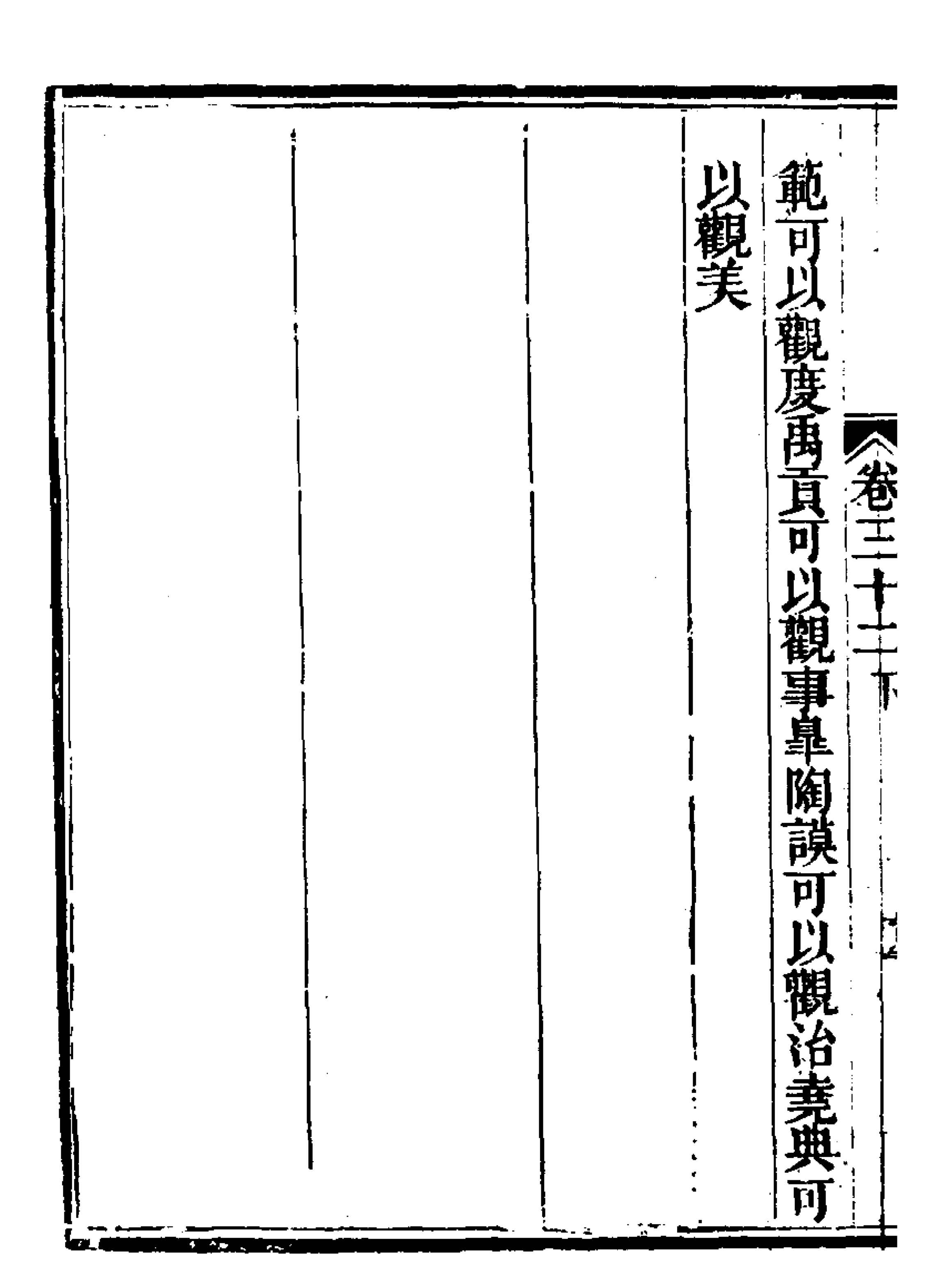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

秦本紀繆公敗於殽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

風俗通山澤篇殽在宏農黽池其語曰東殽西殽黽池所高

案續漢書郡國志宏農郡黽池縣云有二殽所謂東殽西殽也蓋二殽之地於黽池爲最高故曰黽池所高也

尙書大傳曰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孔子問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參長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弗敢忘也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蓬戶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則可發憤慷慨矣孔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闚其門未入其中顏回曰何謂也孔子曰某常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



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

案鄭康成書贊云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攷楊子法言云虞夏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此三科之條也堯典正義引馬融鄭康成王肅與劉向別錄題皆曰虞夏書是虞夏同科也正義言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爲商書故商書有四十篇僞孔氏并於允征之下以爲夏書則商書惟三十五篇非是五家之教說者不一愚意以五家之教謂唐虞夏商周也論衡正說篇云唐虞夏商周者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

矣是以唐虞夏商周爲五家也儀禮疏引書傳云夏
后氏王教以忠文選運命論注引書傳云周人之教
以文然則伏生大傳當必有說五家之教語惜賈公
彥疏李善注所引大傳文不具耳竊意唐堯之教蓋
以讓虞舜之教蓋以仁殷人之教蓋以寬班固藝文
志言道家者流合於堯之克攘今觀堯典一篇敘遜
位及命官事舉朝無不克讓者是本於堯之教也大
傳言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天下稱仁湯之君民聽
寬而獄省是舜之教以仁湯之教以寬也或曰伏生
與歐陽大小夏侯四家爲今文之學其一則孔氏古

文之學也一曰五家五行之家謂洪範五行傳也後漢書桓榮子桓郁傳言顯宗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挍定於宣明殿注引華嶠書曰帝制五行章句是其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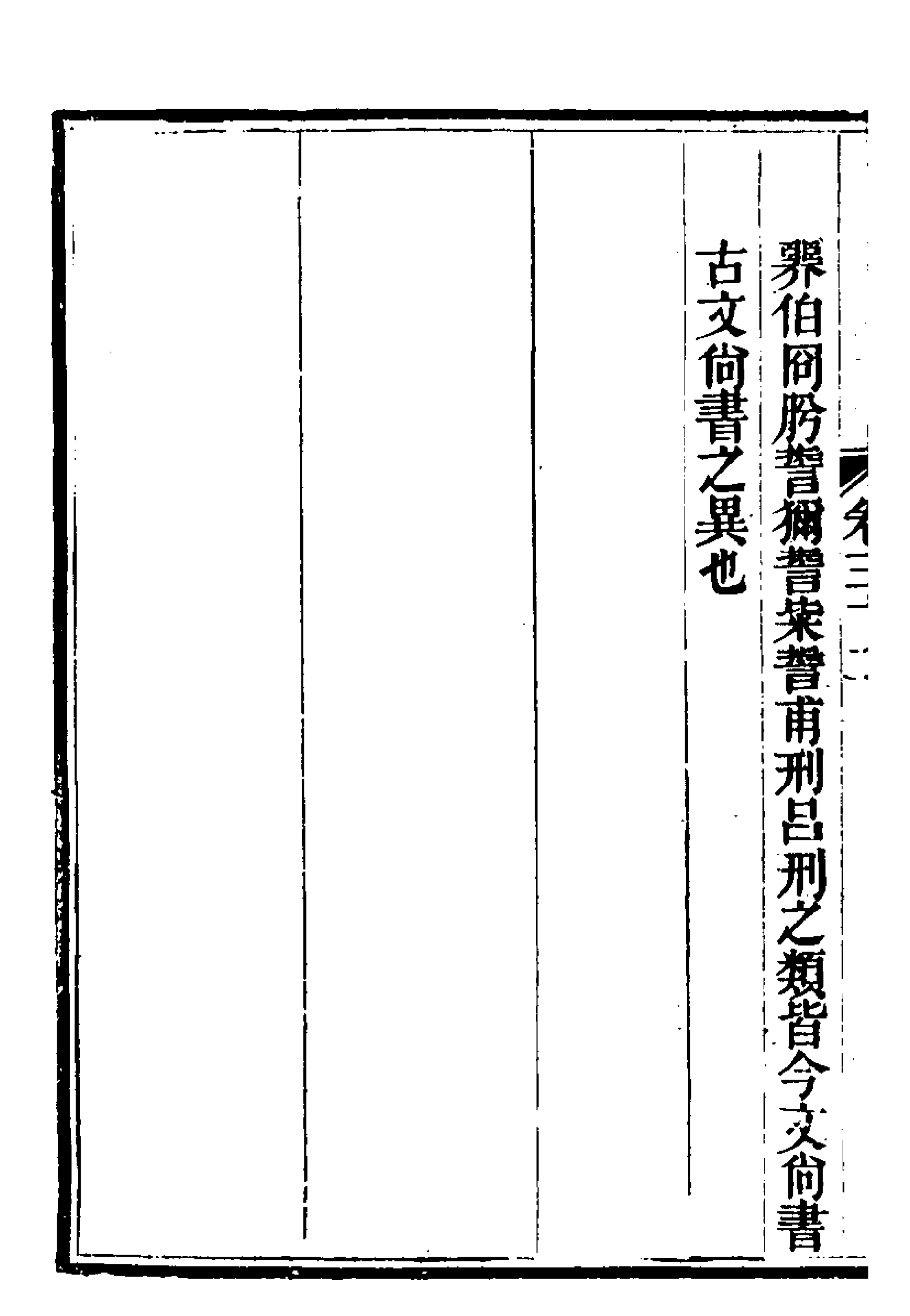
又案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又云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今攷二十九篇者堯典一　臯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般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耆八微子九牧誓十鴻範十一大誥十二金縢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雒誥十八多士十九毋佚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鮮誓二十五甫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秦誓二十八其一卷則百篇書敘是爲二十九卷歐陽經三十二卷者益以大誓三篇故也又攷漢武

帝建武元年置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見於漢書儒林傳贊尚書正義引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文選注引七畧同且曰今大誓篇是也歐陽爲博士在武帝末當時既以大誓付博士讀說立於學官則即錄大誓三篇合入今文尚書矣此歐陽經之所以獨多三卷也大小夏侯之立博士在甘露以後儒林言夏侯勝又從歐陽氏問從子建又師事歐陽高歐陽既增大誓立於學官故兩夏侯亦從而增入特并大誓三篇爲一卷而不數百篇之序故仍爲

二十九卷堯典正義云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夫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非伏生之舊乃夏侯之本也石經以夏侯尚書爲主故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若伏生元本則無大誓而併敘爲二十九篇此今文篇數之可攷者耳

又案鄭康成書贊云序者孔子所作攷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漢書藝文志亦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篹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又儒林傳云孔子干於七十餘君自衛反魯究觀古今篇籍於是叙書則斷堯典劉歆移書博士說亦同也尚書正義云作序者不敢厠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馬鄭等本皆以序總爲一卷附於經後是孔氏之舊亦卽伏生之舊也僞孔氏分置叙於各篇之首始失其舊矣

又案段玉裁云書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漢志古文經四十六卷此蓋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又逸書十六卷併書序而得此數也伏生教於齊魯之間未知卽用書序與否而大史公臚取十有八九則漢時書序盛行非俟孔安國也假令孔壁有之民間絕無則亦猶逸篇十六卷絕無師說耳馬班安能采錄馬鄭安能作注以及張霸安能竊以成百兩篇哉惟內外皆有之是以史記字時有同異如女房女方登鼎耳升鼎耳飢雊紂受牧坶行狩歸冒異母異畝餽禾歸禾魯天子命旅天子命毋逸無逸息愼肅愼伯



粊伯冏肸誓獮誓棐誓甫刑吕刑之類皆今文尚書古文尚書之異也

又案百篇之敘近儒戴震古今文尚書辨言序爲伏書所無王鳴盛尚書後案言敘亦從孔壁中得以今文二十九篇其一爲大誓先大夫著左海經辨辨今文尚書有敘伏生二十九篇併敘而不併大誓討論經典立十有七證以明之夫三家尚書有序則伏生所傳不得謂無敘伏生所傳有敘而大誓乃後出則伏生二十九篇不得不以百篇之敘當其一也喬樅謂漢儒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此蓋言二十八篇之次皆總於敘象二十八宿之次皆繫於斗故以二

十八宿喻二十八篇以斗喻百篇之敘也尚書今文古文皆有敘今文之敘總爲一篇古文之敘分爲二篇何以驗之案鄭君書論據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攷尚書始堯典終秦誓凡百篇而書緯言百二篇者併敘數之也周易六十四卦經傳皆分上下尚書百篇經當分爲上下百篇之敘亦分上下故曰百二篇東萊張霸分析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

首尾凡百兩篇成帝時求其能通古文者霸以能爲
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如向書非有百兩之數張
霸豈能鑿空僞作以售其欺而卒當周敞又豈遽爲
所欺而勸存其書乎書緯之言確然可信故鄭作六
藝論據而用之書疏乃以爲時有張霸僞造百兩篇
而爲緯者附之其説誤矣

又案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鄭注書敘逸十六篇之目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三大禹謨四棄稷五五子之歌六[illegible]湯誥八咸有一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城十四旅獒十五冏命十六是也後九共九篇分爲九則出八篇故爲二十四篇其同於今文者又以般庚太誓皆分爲三顧命分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故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四十六卷者古文同於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序爲一卷大誓爲一卷逸

十六篇爲十六卷此併百篇之序而言之也五十七篇者今文經二十八篇序一篇太誓一篇古文分爲三十四篇又逸書十六篇分爲二十四篇迨後武成一篇亡於建武之際藝文志據其現存者而言故云五十七篇此亦併百篇之序而數之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四十五卷者除序言之五十八篇者併武成一篇數之也馬鄭雖傳古文然其所注者惟三十四篇其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故馬鄭二君皆無訓解然則孔氏古文非有伏生今文二十九篇以考校之則亦無從誦讀是尚書

所賴以勵存者伏生之功與同不朽矣